

GA308_教育的基本要素

—1924

GA308_教育的基本要素 目录

第一讲1924年4月8日斯图加特

【内容提要】真正的教育需要了解整个人类。老师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是深远的。在七岁之前，孩子是一个“感觉器官”，身体，灵魂和精神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老师的气质对孩子的影响。在童年的三个阶段，老师的任务。

第二讲1924年4月9日斯图加特

【内容提要】证明的要求和精神问题的适当证据。在最初的七年里，精神进入了身体。小孩子的自然宗教信仰和教师所需的相应宗教元素。七岁过后，孩子需要老师成为一名艺术家。人性的唯物主义发展。图像在教学中的重要性。学习字母。极端的教育。

第三讲1924年4月10日上午斯图加特

【内容提要】古代人类可以直观地“阅读”自然和人性；现代科学可以“拼写”而不是“阅读”。学会“阅读”儿童。换牙前后的消化。从七到十四岁的呼吸和心跳之间的关系以及音乐如何协调它们。以太体和雕刻作用。星芒体和音乐。自我体与说话。优律诗美，音乐和演讲。

第四讲1924年4月10日晚上斯图加特

【内容提要】在阅读之前写作。了解植物中的太阳和月亮的力量。十岁之后通过图像学习。了解音乐以及在人的存在中协调的公牛、狮子和鹰的图像。人类存在作为各种动物的声音的交响乐。在青春期后，智力地理解在7到14之间给出的图像。

第五讲1924年4月11日斯图加特

【内容提要】教育必须是活生生的。小孩子模仿善良、美丽和聪明。在第一阶段，孩子自然是宗教信仰。在第二阶段，宗教通过形

象和对权威的尊重而成为灵魂的品质。青春期后的逻辑。康德，席勒和歌德。老年人对孩子敬畏的影响。需要在身体，灵魂和精神的层面理解人类。

GA308教育的基本要素 介绍

这些鲁道夫·施泰纳于1924年4月发表的讲座，现在作为《教育的基本要素》和《教育的根源》进行了新修订和重新出版，代表了华德福教育作为人智学的实际表现的显著的综合。这可以通过讲座本身的流动内容及其在施泰纳著作上下文中的位置来体验。

在去世前十一个月，也就是1925年4月，施泰纳首先在斯图加特，然后在伯尔尼，他在1919年第一所华德福学校成立五年后举办了这些讲座。他培训了第一所华德福学校的教师并有机会在后来的几年来的教师会议与他们定期对话。出于在第一所学校工作的实践经验，施泰纳于1924年4月分享了精华，这是他在教育工作中最紧迫的主题。

从更开阔的人智学的视角，语境的方法是有帮助的。在给出本卷所包含的讲座前几个月，施泰纳在英国就这一业力关系的主题发表了讲话。事实上，《教育的要素》嵌入了他与业力关系的同时的工作，因为教育的要素的讲座是在1924年4月8日至11日举行的，同时在第六次和第十二次的业力的讲座中在瑞士多纳赫也“预订”了主题，如人际关系，传记和气质，太阳和月亮的影响，超越感官感知的需要，以及更多的内容，在业力讲座中得到了非常详细的发展，它们在斯图加特和伯尔尼的教育讲座中得到了回应。

华德福教育与时间的奥秘一起工作。无论是看死亡与重生之间的生命，还是仅仅让老师考虑气质对孩子后来的生命的影响，施泰纳敦促我们从“之前”和“以后”两方面考虑我们现在的行为。比任

何其他形式都要多我所知道的教育，华德福教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挥作用。

我在这里强调了这一点，因为背景的图片显示了华德福教育不仅仅被视为教学的“方法”或者是一种克服现在挑战的方式是多么重要，而是被视为一种变革，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冲动。“当代人类需要彻底更新和加强所有精神生活”（第68页）。

在向家长，教师和教育改革的朋友推荐本书的讲座时，我想提请注意几个特别值得考虑的关键主题。

人的本质和相互关系的知识

一次又一次，施泰纳回到这些讲座的中心主题，即人类存有作为在身体、灵魂和灵性层面的表达，老师和父母将会在崇敬和尊重他们的任务中清醒过来。例如，施泰纳谈到儿童发展和七年的成长期；老师的气质如何影响孩子后来的发展；四重的人；教授和与人类状况有关的特定科目。然而，他的话也经常适用于成年人，如下所示：

但是我们都将自己内心中的另一个无意识的知识当作无意识的感知、感受，最重要的是，导致行动的冲动……

[另一个人]的印象再次被推倒，在那里他们成为我们灵魂对待他人态度的一部分；我们根据这些第一印象来指导我们对该人的行为。那么，我们所谓的同情——这实际上是人类道德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也属于对人类的无意识的知识。（第4页）

考虑到父母和老师在社区工作中面临的一些挑战，这些鼓舞人心的想法值得相互学习和交谈。

教育与健康

在医疗保健行业每年花费巨额资金的时候，施泰纳关于教学的指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这些讲座中，他描述了教师的内心体验，无论是感知，感觉还是思想——如何在孩子的灵魂中产生共鸣，而这反过来又在以后的几年“继续在血液循环和消化中成为健康基础的一部分”。（第28页）。有许多具体的观察结果；例如，如果教学在7到14岁之间过于智力化，那么呼出的过程就会变得拥挤。因此，华德福教学需要自我观察和持续的自我训练。

新的课程设置

一些刚接触华德福教育的人观察到，与其他一些当代公共教育趋势相比，课程似乎被定义——甚至是僵化的。我会以各种方式回应这个问题，具体取决于个人，我经常指出儿童发展以及课程如何“回应”孩子的意识在改变。对于那些想要快速了解七年期的人来说，在《教育的要素》中有一些不可思议的陈述。然而，课程的僵化问题是真实的，因为任何真实的内容都可以成为一种“定义”而不是一种认识方式。华德福教师被鼓励避免一般的定义，而是通过灵活的艺术工作，受到教育的感受能够形变(变化)。在高中甚至更晚的生命中，在较早的年级中教授的内容可能不会在全意识中唤醒。当一个人使用形变的原理时，学生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体验到意义的层次。华德福课程不是“事物”或“数据库”，而是指示教师如何“将发展中的内容看作是一本书，告诉我们在教学中需要做些什么。课程必须重现我们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所阅读的内容”（页面34）。与阅读一样，基于儿童的教学是一种创造性的体验，当教师充分关注时，就会产生这种体验。因此，真正的华德福课程是一门新课程，必须通过对发展中儿童的直接认识来创建。我想对安提阿研究生院的学生说，华德福教学是一种生命的教师培训。

所有这些都对教师培训有影响，施泰纳在斯图加特和伯尔尼（《教育的根源》）讲座中多次提到教师准备。如果我们认真对

待刚刚提到的指导，那些准备在华德福学校任教的人就不能简单地摄取大量的信息，无论是华德福的课程还是一般的人智学。如果他们这样做，毕业后他们可能尽职尽责地“倾倒”他们的知识储存给孩子们，否则，他们会回到他们的训练前教学理念。没有足够时间处理它的内容物的吸收就像狼的肚子里有太多的石头。

培训的教师需要通过长期的实习和实践来学习积极观察孩子的新技能教学艺术。这甚至适用于教师培训中的艺术课程；在成人教育课堂的平静的环境中与成年人一起画画是一回事，而在一个活跃的三年级学生群体中发展旧约的故事则是另一回事。这需要数周的练习和指导反思才能被赋予课堂教学的责任。

例如，当我们在《教育的要素》中读到写作应该从绘画中讲授以及如何从绘画中演变出来时，这些陈述只是作为例子，而不是作为“教训计划”要遵循的死记硬背时尚，每一个人总是从鱼里游出来。培训中的老师需要学习过程，而不是食谱；施泰纳的指示旨在激发教师自身的创造力。

这不是通过阅读这些内容或仅通过课程来实现的。历史上有一段时间人类对这些事情有本能的直觉，导游或领导者在那里唤醒和加强他们。这对我们的现代来说已经不够了。以前直觉的东西现在必须是有意识的，自由深思熟虑的探索，以理解人性的谜团。

现代文化的这种发展应该像魔术一样通过教师培训教育，成为教师心灵的习惯……教师培训的主要焦点应该是人性本身的核心。（第39——40页。）

一旦这种灵魂习惯得到有意识的发展，就会出现一种新的直觉或敏感能力，可以自发地回应儿童的需要。准备好的老师不是遵循教育学规则，而是与班级内心保持一致。人智学是练习这种内心调节的机会。

艺术

第三章包含了与四重人类有关的艺术的奇妙部分。在几页中，鲁道夫·施泰纳更详细地描述了他在早期周期中所发展的东西。在《教育的要素》中，他描述了在呼吸和运动中观察孩子身体的方法，然后他描绘了与雕刻相关的以太，音乐的星芒体，以及在言语的表达中自我体的体验。新的优律诗美艺术在所有四种——呼吸的运动、雕刻形成，音乐和口头语言——达到顶峰的高潮中响起。

近年来，我一直深切关注这么多华德福学校没有完全发展的优律诗美计划，并且很少有人选择接受教育学的优律诗美实践。我们需要倡导现代艺术形式，它强烈地统一了人类的各个方面。我们的原子论、唯物主义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类表达的统一。没有这种更新，华德福教育将无法生存。

权威与自由

当代教育家和哲学家，如杜威，科尔，伊利奇，弗莱雷，蒙台梭利等人，都讨论了教师的角色以及孩子们在学校中的自由表达。在《教育的要素》的最后一次讲座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激进的概念，即七至十四岁的孩子需要在自然权威的存在下，“……孩子们看到了老师的姿势，他们听到的是如何说出老师的话”（第70页）。儿童的成长和学习与他们周围的事物有关。即使在我们的技术时代，人类也很重要。

这种与教师的关系——在孩子的内心与老师之间内隐力量的活动——是教育方法最为重要的方面；在教育中，生命的条件就包含在这里。

如果中间年纪（7——14岁）的孩子能够通过画面和图像来体验，那么就会形成一种内在的审美感，会形成青春期和正在发展的智力的基础。

“进行智力活动涉及到人类正在探索自我.....在青春期之后，这个人真正体验了内心的自由”（第66页）。

在年轻时期通过受人尊敬的权威学到的东西可以创造灵魂条件，培养自我以后的整体体验——一种允许“人类就像上帝在其中行事一样行事”的方式”（第75页））。

本卷中的这些和其他见解可以帮助我们成为当今教育新事物的倡导者。如果读者可以花一些时间仔细研究这些讲座，我们就有可能改变范式并改变当代教育辩论的背景。与不断接受媒体提出的关于什么是好的学校的框架相比，那些受人智学启发的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可以将重新安排讨论的重点是人性和关系问题、为了健康的教育、新课程、教师培训、艺术以及理解权威和自由的新方法。

关于教育的基本要素，让我们不再保持沉默。

TORINM.FINSER,新罕布
什尔州、基恩、华德福教师
培训安提阿研究生院主任

GA308_教育的基本要素 第一讲 斯图加特，1924年4月8日

【内容提要】真正的教育需要了解整个人类。老师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是深远的。在七岁之前，孩子是一个“感觉器官”，身体，灵魂和精神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老师的气质对孩子的影响。在童年的三个阶段，老师的任务。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在这次教育会议上的任务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教育和教学在个人和社会方面对于未来的作用是什么？任何在现代文明及其各种机构中毫无偏见地看待的人都很难质疑今天这个主题的重要性（“今天”我指的是历史上的当前十年）。这个主题涉及许多人的灵魂和内心深处的问题。

全人的知识

在我们的现代文明中，我们看到人们对自己的存在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态度。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文明见证了自然科学雄心勃勃的发展及其对人类的影响；事实上，所有当代生活都受到自然科学所产生的知识和思想的影响。然而，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我们从哪里看，无论我们如何精确地观察矿物的王国并发展自然界其他领域的思想观念，有一点是清楚的：尽管早期文化中对人类有着亲密和亲密的自我认识，这不再是今天的情况。无论自然科学给人类带来什么成就，它都不能直接应用于人类。

我们可以问：管理超越人类的世界发展的规律是什么？然而，没有一个答案接近人类的皮肤范围内生命的本质。答案是如此的不充分，以至于今天的人们还不知道外部自然过程是如何通过呼吸、血液循环和营养物质在人类内部转化的等等。

因此，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在灵魂方面，我们也不看灵魂本身，而是研究它在人体中的外在表现。今天人们在测试人类存有。但是，我不打算批评心理学或教学实验。我们必须承认以这种方式可以实现的目标，但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方法是我们

文化环境的一种表现，因为实际上这些实验的结果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人类存有的信息。

在早期，人们对其他人的精神和灵魂有内在的同情心，这给了他们对灵魂内在体验的直觉的印象；这使得人们对内在精神和灵魂生命的了解解释为外在的身体表现有了意义。现在，我们恰恰相反。人们非常有效地尝试外部方面和过程，因为所有当代自然科学都是有效的。然而，唯一可以证明的是，鉴于我们对生命的现代观点，我们只会认真考虑感官可感知的东西以及智力在感官的帮助下能够理解的东西。因此，我们已经到了一个不再具备真正观察内在人类能力的地步；我们经常满足于观察它的外壳。我们被进一步从人类存有中移除了。事实上，如此热切地照亮外部世界的生命的方法——大自然的工作——使我们失去了灵魂之间最基本的接触。

我们奇妙的生产性的文明使我们非常接近某些自然现象，但它也驱使我们远离人类存有。显然，我们文化中最受这种情况伤害的方面是教育——一切与人类发展和教育儿童有关。一旦我们能够理解我们要塑造的东西，我们就能够进行教育和教学，就像画家必须先了解颜色的性质和质量一样，雕塑家必须先了解他们的材料才能创作，等等。如果处理物理的材料的艺术是如此，那么，一种用最高贵的材料工作的艺术，这种只有人类存有（人类生命和人类发展）才能工作的材料，难道不是更真实吗？

这些问题提醒我们，所有教育和所有教学必须源于人类真正知识的源泉。在华德福学校，我们正在努力创建这样一种教育艺术，坚实地建立在对人类的真正理解的基础上，这次教育的会议就是专门针对于华德福教育的教育方法。

人类存有的知识！我能听到人们说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人类存有的了解已经走了多远！我必须回答说，虽然我们在人类身体的知识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步，但人类确实是身体，灵魂和精神。华德福教育基础的世界观——即人智学的精神科学——同样包括对人的身体、人的灵魂和人的精神的认识，小心避免任何不平

衡。

在接下来的讲座中，我将更多地谈论人类的这种知识。但首先，请允许我指出，对人类存有的真正了解并非仅仅是从三个方面看待孤立的个体。对人类的了解主要是试图在人间生活中看到人类之间发生的事情。

当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时，对彼此的人类存有的完全意识的知识没有在他们之间发展起来，这样的事情是荒谬的。如果我们把分析问题放在心上的话，我们就无法开始在社交方面进行互动。但我们都有无意识的知识。但我们对另一个人都有着无意识的知识在我们内部，作为无意识的感知，感受，最重要的是，作为导致行动的冲动。我们将看到，人类存有的知识在现代世界中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引起了许多社会的邪恶。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存有的知识只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撤回到无意识的层次。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使用它，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会互相通过而无法相互理解。

当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时——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同情和反感出现，并形成印象，这确定的事实。他们告诉我们是否允许其他人接近，或者我们是否愿意与其他人保持联系。其他印象也会出现。我们可以立刻说，“这是一个聪明的人，”或“那个人不是很有天赋。”我可以提到成千上万的印象，从灵魂的深处涌现出来。在我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印象再次被推倒，在那里它们成为我们灵魂对待他人的态度的一部分；我们根据这些第一印象来指导我们对该人的行为。那么，我们所谓的同感（同情）——这实质上是人类道德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这也属于对人类存有的无意识知识。

教师与儿童的关系

在我们的成年人的互动中，我们如此无意识地使用我们对人类存有的知识，以至于我们没有意识到它，但我们仍然按照它行事。然而，在我们作为教师的能力中，作为教师的灵魂与孩子的灵魂之间的关系必须更加清晰，以便我们对孩子产生影响。但我们也

必须意识到自己作为老师的灵魂，以便我们体验到建立正确的心情，正确的教学艺术以及对于孩子灵魂的正确同情所必需的东西。所有这些事情是充分履行教育和教学任务所必需的。我们立即被提醒，教育和教学中最重要的方面是教师的灵魂和孩子的灵魂之间发生的事情。

让我们从这个人类的知识开始；它是具有“柔软的边界”的知识。它没有尖锐的轮廓，直到它没有直接指向任何一个人。相反，在教育关系的过程中，它滑动着，就像在教师的灵魂和孩子的灵魂中发生的事情之间在这里和那里编织。在某些方面，很难确定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它非常微妙。当我们教学时，存在一种像溪流一样流动的东西，不断变化。有必要开发一种愿景，使我们能够以这种亲密的方式抓住人类存有之间发展的任何东西。

我们可以考虑一些具体的例子来介绍这些“趋势（流动）”的形成方式。在这样做时，我们必须考虑一件事：当我们处理一个人“在过程中”，一个成长中的孩子时，对人类的知识往往以一种确切的方式应用。我们将孩子带到生命中的某个特定时刻并开始工作，询问孩子的发展力量，他们在特定的年龄的运作方式等等，并且我们会问在这个特定时间我们如何恰当地满足这些发展力量。但是，在这里对人类存有的知训不仅与这些经历的时刻有关，而且与人的整个尘世生活有关。它并不像观察人类生命中的精确时间范围那么容易。但教育工作者和教师必须能够看到整个人类的生命；无论我们在第八年或第九年做什么，都会对四十或五十岁的成年人产生影响，我们稍后会看到。

作为一名教师，我在教育期间对孩子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会深深地沉浸在这个人的身体，心理和精神方面。不管我做什么，在生命开始时种下一颗种子，在某种程度上，它将在地表下生活和工作几十年，并在许多年后以显著的方式出现，也许直到生命的尽头。如果我们从人类的真实知识的角度来看，不仅仅考虑童年，而且考虑人类生命的全过程，就有可能以正确的方式影响童年。

这是我心中的知识，因为我给你几个例子，关于老师的灵魂

可以影响孩子的灵魂的亲密方式。我将只介绍今天的几个迹象——我们稍后将更详细地讨论。只有当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才能理解如何为意志的活动做好智力准备：老师和孩子之间会发生什么，仅仅是因为老师和孩子在一起，每个人都有一种独特的性质和气质——一种特殊的性格、发展水平，身体和灵魂的构成？在我们开始教书和教育之前，老师和孩子都在场。他们已经有了互动。教师与孩子的关系提出了第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不要在抽象中徘徊，而只是看看细节；我们将研究人性中的一个特征——气质。让我们不要看孩子的气质，这当然让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教育每个人，不论气质如何（我们稍后会谈到孩子的性情）；但是让我们开始看看老师的气质。老师以非常具体的气质——胆汁质，乐观，忧郁或冷漠的方式接近孩子。问题是：作为教育者，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控制我们自己的性情；我们如何才能根据我们自己的性情来教育自己？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直视这个基本问题：教师的气质如何影响孩子，仅仅是因为它是什么？

胆汁质气质

我们将从胆汁质的气质开始。当老师放松并发泄愤怒时，老师的暴躁气质（胆汁气质）可能会被表达出来。我们稍后会看到教师如何控制自己。让我们首先假设老师有脾气，这是用有力的、激烈的表达方式表达的。它可能会驱使老师以一种由暴躁脾气引起的方式来行动或处理孩子，这在以后会被后悔。老师可以在孩子面前做一些会引起恐惧的事情（我们会看到孩子灵魂的脆弱性质）。孩子的恐惧可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但却深深扎根于孩子的身体有机体。一个易怒的成年人可能有这样的影响，孩子总是在恐惧中接近老师，而另一个孩子可能只是感到压力。换句话说，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胆汁质的气质对孩子起作用，具有微妙，亲密的效果。

让我们考虑一下学龄前儿童。在那个阶段，儿童是一个单一的实体；孩子的三个成员——身体、灵魂和精神——后来才分开。在出生和换牙之间（这是孩子发育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有

一段时间，孩子出于所有实际的目的，完全是一个感觉的器官；这一点并未得到普遍和充分的强调。

让我们想象一下感官器官——例如眼睛。眼睛以非常完整的方式组织，与颜色的印象相结合。没有一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发言权，最轻微的外在印象会立即转化为活动，只有在灵魂中才能体验到。在牙齿改变之前，孩子的整个生命都是以这种方式被感官感知所支配的，这种感知会给灵魂留下深刻的印象。所有内心体验都是一种灵魂体验。

儿童吸收周围所有人的印象，其强度与感觉器官从环境中获得的印象相同。我们在儿童身边移动的方式——无论是缓慢的，显示放松的灵魂和精神，还是暴风雨，表现出沉重的灵魂和精神——被他们吸收；他们完全是感官。我们可以说成年人的口味，或口味或舌头的味道。然而，孩子，体验其生物体深处的味道；就好像味觉遍布整个身体。其他感官也是如此。光的影响与儿童的呼吸系统和循环有关。什么是成年人一个单独的视觉感知，孩子在整个身体中体验；没有任何预先的考虑，孩子的意志冲动会采取反射的形式表现。孩子的整个身体会对环境中的每一次印象做出反应。

这意味着一个小孩子的精神，灵魂和身体仍然是无差别的，仍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交织在一起。灵魂和灵魂在体内起作用，直接影响循环和消化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孩子的灵魂和新陈代谢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如何紧密地合作。直到后来，在牙齿变化时，灵魂元素才会与新陈代谢产生分化。儿童灵魂的每一次刺激都在血液循环，呼吸和消化中被转录。这意味着孩子的环境会影响孩子的整个身体。

因此，当一个胆汁质的老师靠近一个孩子并放松一下脾气时，在这种影响下做的任何事情——如果老师还没有学会处理这个——进入孩子的灵魂并扎根于身体。值得注意的是，它沉入了孩子存在的基础之中，植入生长的人体的任何东西都会重新出现。就像种子在秋天种植并在春天作为植物重新出现一样，无论种植在八九个孩子中的种子，在四十五或五十岁的成年人中再次出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受控制的胆汁质老师的气质在成年人，

甚至是老年人的代谢性疾病中的影响。

如果我们只能验证这个或那个人患有关节炎的原因，或者为什么另一个患有各种代谢紊乱，消化不良或痛风的原因，那么只有一个答案：很多这些都可以归因于暴力从小就与孩子打交道的老师的气质。

如果我们通过观察整个人而不仅仅是孩子来实现教学理解——这更加舒适——很明显，教育和教学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我们看到精神、灵魂或身体生活中的幸福或不幸与一个人的教育和学校教育有多么频繁。考虑一下：老年人要求医生纠正教育工作者的错误，事实上问题已经深深陷入了人们的境地，再也无法做到。对孩子灵魂的印象已经转变为身体的效应，心理与身体相互作用；了解这一切，我们开始以正确的方式关注，并且我们对教学方法以及根据人性的现实进行可行教育所需的内容有了正确的认识。

粘液的气质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冷漠的老师。我们将再次假设这位老师没有尝试过有关气质的自我认识或自我教育。可以说，从这样一个人来到孩子身上的任何东西都不足以满足孩子灵魂的内在活动。内心的冲动想要出来，流出来，孩子想要活跃，但老师是冷漠的，只是让事情顺其自然。这位老师不能参与从孩子身上流出的东西，没有足够的印象和影响来遇到它。就像一个人试图在稀薄的气氛中呼吸，使用物理类比。当老师虚弱时，孩子的灵魂“窒息”。当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看到这样的孩子时，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紧张或患有神经衰弱等。通过回到他们的童年，我们发现它与一个教育家不受控制的冷漠（粘液的）气质有关，他没有和孩子一起做重要的事情。

我们甚至可以用这种方式解释广泛的文化病态。为什么今天抑郁等神经疾病如此广泛？您可能在想我试图说服您，当目前这一代神经衰弱的成年人接受教育时，整个教学专业都是冷漠的！我会回答说，它确实包含了动感——不是通常的意思，而是更深层次的意义。我

们说的是十九世纪物质主义兴起的历史时期。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远离人类，并在老师身上对那些受过教育的人的灵魂最亲密的运动形成了一种可怕的冷漠，

如果我们能够以一种不偏不倚的方式观察现代文化表现，我们发现一个人在这个意义上可能是一个冷漠的人，即使同一个人可能会对一个泼墨的孩子发出愤怒的反应：“你应该不这样做！因为你生气，你不应该扔墨水；我会把它扔回给你，你这个流氓！”在我刚才描述的时候，这种胆汁质的脾气并不是例外，也不是我认为缺乏乐观或忧郁的老师。但在他们的实际教学中，他们仍然是冷漠的，并且表现得更加冷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对于满足人类并不感兴趣，当然也不是成长中的人类。冷漠成为唯物主义时代所有教育的一个方面。它与我们文化中神经疾病的出现或紧张的混乱有很大关系。我们稍后会详细介绍。然而，我们看到了冷漠的老师的影响，他们在孩子身边的存在引发了神经紊乱。

忧郁的气质

如果一个老师屈服于一种忧郁的气质而变得过于自我吸收，那么孩子的精神和灵魂本质的线索就会不断地破裂，挫伤感受的生命。就这样，忧郁的老师的影响力使孩子压制灵魂冲动。孩子没有表达出来，而是在内心撤退。

如果一个老师在孩子们的时候屈服于忧郁的气质，它会导致以后的生活中的呼吸和循环问题。教师不应该只考虑童年教育。

医生应该超越疾病的特定发病时间到特定年龄，并且能够将人类生命视为一个整体。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看到，45岁到45岁之间的许多心脏病病例都是从教师不受控制的忧郁气质所产生的整个情绪开始的。

显然，当我们观察到教师的灵魂与孩子的灵魂之间发生的精神和心理上的不可思议时，我们必须要问：教师和教育专业人员应该如何教育自己各种各样的性情？我们可以理解，老师说：“我生来就有我的气质；我无法自拔。首先，这是不真实的，即使这是真的，人类很久以前就会因为错误的教育而灭绝。”

乐观的气质

充分流露出乐观气质的老师容易受到各种印象的影响。当一个学生弄得一团糟时，老师看起来相反，而不是生气。学生可能会对邻桌的同学说悄悄话，老师再看看另一个方式。这是典型的乐观气质；印象来得很快，但不要深入渗透。这样的老师可以请一个小女孩问一个简短的问题；但老师对她并不感兴趣，几乎立即把她送回座位。这位老师非常乐观。

再一次，如果我们看一下整个人类的生活，我们可以追溯到许多生命力不足和热情生活的案例——这甚至可能是病态的——这是受到教师的无纪律的乐观气质的影响。如果没有自知之明，教师的乐观气质会抑制活力，抑制对生活的热情，削弱从孩子的本质汲取的意志。

正如精神科学所揭示的那样，这些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认识到真正的教育艺术是多么全面；我们可以看到教学方式必须看待人类的本质，以及只关注直接存在和明显的东西的局限性。这还不够，我们面临着当前文明的基本的要求——这种文明已经给人类的存在带来了足够的不和谐的（冷漠的）文明。

但是，考虑到研究，统计和其他巧妙方法的各种简单而肤浅的观察——它们构成了几乎所有教育和教学主义的基础——我们如何以同样考虑整个人类经验和通过人类经验闪耀的人类永恒本质的方式进行教育？在这些问题上出现了更深刻的东西。作为一个介绍，我试图向你展示老师和学生之间正在发挥的作用，只是因为他们在那——甚至在任何事情都有意识地做之前，但仅仅是因为两者都在那里。这在不同的气质中尤为明显。

有人会说，我们必须开始接受教育。是的，我们立即遇到这样的观点：任何人都可以教别人已经学过的东西。如果我学到了什么，我可以说，有资格教给别人。在老师给教学带来的一切背后，

不管自我教育、正规练习和吸收知识。人们常常不注意到有一种内在的气质、性格等态度。在这里，对人类的真正了解也更深入地引导着人类本身。

那么，让我们来询问一下我们学到的未教育孩子的教学方法。就像我们学到它一样，它是否足以呈现给孩子？当然不是。现在，我将讲述一个观察到的现象，一个人在身体、灵魂和精神上的整个生命的真实观察的结果。它涉及从出生到牙齿变化的第一个生命周期。

老师和童年的三个阶段

当我们从气质的角度理解教师和孩子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我们看到，在生命的第一阶段，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对于教育和教育孩子来说相对不重要。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与一个人的类型、孩子受到什么印象以及一个人是否值得模仿有关。就这一生命时期而言，如果一个文明从来不谈教育，以其基本的、原始的方式简单地教育，它将有一个比我们更健康的前景。古代东部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那里没有我们认为的教育。在那里，成年人的身体，灵魂和精神被允许影响孩子，这样孩子就可以把这个成年人作为向导，当老师移动肌肉时移动肌肉，当老师眨眼时眨眼。老师接受过训练，以一种让孩子模仿的方式做到这一点。这样的老师不是西方的“教育家”，而是东方人数据这背后有一种本能的品质。即使在今天，很明显，我所学到的内容与我在牙齿变换前有效教育孩子的能力完全无关。改变牙齿后，教师的知识开始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如果我只是传授我所学到的东西，那么这又会丢失。正如我们稍后将要看到的那样，它必须全部通过艺术转换并制作成图像。我必须唤醒孩子和我之间无形的力量。

在第二个生命周期中，在牙齿和青春期的变化之间，将我的知识转化为视觉形象和生活形式，展开它和让它流入孩子。一个人所学到的东西只有在青春期后直到二十出头才对孩子重要。

对于换牙前的小孩，教育中最重要的是教师自身的存在。在改变牙齿和青春期之间教育孩子最重要的因素是能够进入活生生

的艺术的老师。只有在十四岁或十五岁之后，孩子才能真正宣称老师学到了什么。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十出头，当孩子完全成长时（即使我们称这个少年为年轻女士或年轻绅士）。二十年后，年轻人可以平等地与另一个人会面，即使另一个人年龄较大。

这样的事情使我们能够深入地观察人性——我们将看到在真正的人类智慧面前，这是如何加深的。我们逐渐意识到了人们常有的想法——我们在大学毕业后，不会通过检查老师所知道的知识来认识和熟悉这个老师。这将向我们展示一个讲授某个主题的能力，也许适合14到20岁之间的学生。就早期阶段而言，教师在这个意义上所做的事情无关紧要。必须在非常不同的基础上评估这些早期所需的品质。

因此，我们看到教学和教育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教师是谁。什么必须真正生活在孩子们身上，什么必须振动，并充分发挥他们的心灵，意志，并最终进入他们的智慧，这些东西最初是生活在教师心中的。它只是通过他们是谁，通过他们独特的本性，品格和灵魂态度，以及通过他们将孩子带出自己的自我发展而产生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人类知识，培养成拥抱一切，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教学艺术的单一基础，并满足教育的活生生的需要。

在接下来的讲座中，我想更充分地讨论这两件事——教育学和教育的活生生的需求。

GA308_教育的基本要素 第二讲 1924 年4月9日 晚上 斯图加特

【内容提要】 证明的要求和精神问题的适当证据。在最初的七年里，精神进入了身体。小孩子的自然宗教信仰和教师所需的相应宗教元素。七岁过后，孩子需要老师成为一名艺术家。人性的唯物主义发展。图像在教学中的重要性。学习字母。极端的教育。

昨天我谈到了老师与孩子们的相遇。今天，我将尝试描述孩子，作为一个成长的存在，以及遇到老师的体验。更准确地观察活跃

在人类发展中的力量表明，在孩子的尘世生活开始时，我们必须区分三个不同的生命阶段。在我们获得了人类的知识和了解这三个阶段的特征的能力之后，我们可以开始以一种对事实真实的方式进行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说，教育对人类是真实的。

在精神问题上的性质的证据

生命的第一阶段以牙齿的变化结束。现在我知道现在对于生命这个阶段儿童身体和灵魂发生的变化有一定程度的认识。然而，仅仅能够了解在这个年龄段发生在人类身上的所有事情;为了成为教育者，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牙齿的外观——而不是遗传的，婴儿的牙齿——仅仅是整个人类完全转变的最明显的标志。在有机体内发生的事情要多得多，尽管外表并不明显;它最激进的表现是第二颗牙齿的外观。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当代的生理学和心理学根本不能以任何真正的深度渗透到人类，因为它们的特定方法（尽管它们可能很好）是为了观察外在的物理性质和灵魂（就像它在身体里表现出来的那样）。正如我昨天所说，人类精神科学的任务是以各种方式渗透整个人类身体、灵魂和精神的发展。

首先，我们必须消除某种假设。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不可避免地成为任何人在没有对人智学进行基本研究的情况下接近华德福教育运动的绊脚石。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暂时忽视对这种教育的反对。恰恰相反。那些有精神基础的人，如人智学，不可能是一点点狂热；他们总是会充分考虑任何反对他们的观点。因此，他们完全理解经常反对人智学教育的论点。但是，这些事情仍然必须得到证实。

现在，人们对证据有很多话要说，却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我不能就生活和知识的各个领域的证明方法作详细的讲座；但我想明确一点比较。

当人们说某事需要“证据”时，什么意思？自十四世纪以来，人类进化的整个趋势一直是通过视觉观察来验证判断——也就是说，通过感觉感知。在当今时代之前，或在14世纪之前，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但我们今天未能意识到我们的祖先对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当我们考虑最近几个世纪的发展时，我们感到自豪。我们居高临下地看着中世纪的人们所做的事情，例如，认为他们幼稚和原始。但我们对这个时代一无所知，称之为“黑暗时代。”试着想象我们的继任者将如何谈论我们——如果他们在他们的我们一样傲慢！如果他们如此自负，我们就会像中世纪的人一样幼稚。

在十四世纪以前的时代，人类感知了感官的世界，也用理智来理解。中世纪修道院学校的理智常常被低估。内在的智力和概念能力比现代和混乱的概念能力要发达得多，而现代和混乱的概念能力是由自然现象驱动的，仅限于自然现象；任何客观和公正的人都可以观察到这一点。在那些日子里，任何在宇宙中感知到的智力和感官都需要从神圣的精神领域得到验证。感官启示必须得到神圣启示的认可，这不仅是一个抽象的原则；它是一种普遍的、

非常人类的感觉和观察。只有在对感官的认识能够以神圣的、精神的世界来证明和证明时，才能认为感官在世界中的表现是有效的。

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一种知识模式取代了另一种知识模式。然而，今天，它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即我们只承认某物的有效性——即使在精神世界中——当它可以通过感官被证明时。当关于精神生活的陈述可以通过实验和观察来证实时，就会验证一些东西。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求展示真正与精神有关的事情？人们要求你做一个实验或感官观察，提供证据。

这就是人们想要的，因为他们对人类内心活动的现实已经失去了信心；他们在看待普通生活，感官外表和智力时，直觉可以从人类中产生的可能性已经失去了信心。人类已经真正在内心中削弱了，不再意识到内在的创造性生活的坚实基础。这对实际生活的所有领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最重要的是对教育产生了影响。

通过观察和实验，可以将通过观察和实验等外部感官外观的证据与注意到无支撑物体掉落的人进行比较，并且它被地球引力吸引，因此必须得到支撑，直到它靠在坚实的地面上。然后这个人说：“去吧，告诉我，地球和其他天体在太空中自由盘旋，但我不能理解。一切都必须得到支持，否则就会失败。”然而，地球、太阳和其他天体却不会坠落。我们必须彻底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当我们从尘世的条件进入宇宙。在宇宙空间中，天体相互支撑；地球定律不适用于那里。

精神事实也是如此。当我们谈到植物，动物，矿物或人类的物质性质时，我们必须通过实验和意义观察来证明我们的陈述。这种证明，如上面提到的例子，表明必须支持一个对象。然而，在精神的自由领域，真理相互支持。唯一需要的验证是他们的相互支持。因此，在表达精神现实时，每个想法都必须明确地放在整体中，就像地球或任何其他天体在宇宙空间中自由移动一样。真相必须相互支持。任何试图理解精神领域的人都必须首先检查来自其他方向的真理，以及他们如何通过他们的“引力”证据的自由活动来支持这一事实。通过这种方式，这个单一的真理在宇宙中保持自由，正如天体在宇宙中通过反作用力自由支撑一样。以这种方式设想精神的能力必须成为人类必不可少的内在品质；虽然我们可以理解和教育灵魂方面，但我们将无法理解和教育精神，这种精神也生活和移动在人类身上。

个体性进入世界

当人类进入感觉的物理世界时，他们的身体是由父母和祖先提供的。即使是自然科学也知道这一点，尽管这些发现只有在遥远的未来才能完成。精神科学教导说，这只是人类的一个方面；另一部分与父母的联系；它作为一种精神和灵魂从灵魂和精神的领域下降。

在以前的尘世生活和现在的生活之间，这经历了从以前的死亡到重生的长期存在；在精神世界中经历了死亡和重生之间的经历，就像在地球上，在生与死之间，我们通过感官，智力，感受和意志来传达身体的体验。这些精神体验的本质下降，最初只与人类在胚胎期的身体性质松散地结合在一起，在童年的第一个时期，从出生到牙齿的变化，在人身上轻轻地和外部像光环一样徘徊。这种精神和灵魂的存在，从精神世界下来——一个真实的，就像一个来自母亲身体的人一样——与身体的联系比它在人类生活的后期更松散。这就是为什么孩子比成年人更容易生活在体外。

这只是表达我在昨天演讲中所说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即在生命的第一个阶段，孩子处于最高程度，并且其整体性质是一种感觉。孩子就像一个感官器官。周围的印象通过整个有机体涟漪，回声和声音，因为孩子不像以后的生活那样内心地与身体联系在一起，而是以更自由的精神和灵魂本性生活在环境中。因此，孩子可以接受来自环境的所有印象。

现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与我们严格通过遗传从父亲和母亲那里得到的东西之间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研究具有真实创造思想的人类存在图景的发展而不仅仅是所描述的证据——一种关注人类精神和进化的图景——我们发现有机体中的一切都完全取决于遗传力量与第一种相同的方式，即所谓的婴儿牙齿。我们只需要通过精确的图景感知第二颗牙齿与第一颗牙齿形成方式的差异。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清楚地表达人类在出生和牙齿变化之间发生的过程。

在这个阶段，遗传力量在身体中占据主导地位，整个人类成为一种精神和灵魂元素运作的模型，模仿周围的印象。如果我们将自己置身于一个与环境相关的孩子的灵魂中，并意识到每一种精神冲动如何被整个存在所吸收——如何随着手的每一次运动，每一个表情，一个孩子眼中的每一个表情感受到成年人固有的精神，并允许它流入——然后我们也会感受到，在最初的七年中，另一个人是如何在遗传提供的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自己。作为人类，地球的世界实际上通过遗传力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上建立第二个人，他真正地出生就是牙齿的变化。身体的第一颗牙齿被想要更换它们的东西消除了；这个属于人类个性的新元素，推进并抛弃了遗传。身体中的第一颗牙齿被想要取代它们的东西所消除；这种属于人类个性的新元素，促进并抛弃了遗传。整个人类有机体都是如此。在生命的最初七年里，有机体是地球力量和一种模型的产物。就这样它就会被抛弃，就像我们通过剪掉指甲，头发等来摆脱身体的生长一样。随着我们的外形被永久消除，人类会随着牙齿的变化而重新塑造。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是物理遗传或物理遗传的产物完全被第二个人所取代，他们是在人类从前地生活中带来的力量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出生和牙齿变化之间的时期，与身体进化流有关的人类遗传力量与先前存在的力量作斗争，伴随着每个人的个性与先前的尘世生活。

童年的宗教性质

至关重要的是不要仅从理论上理解这些事物，这是今天习惯性的思维方式。

这是从孩子的角度来看，整个内在的人必须理解的事实，然后才从教育者的角度来理解。如果我们从孩子的角度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会发现孩子的灵魂——从灵魂和精神领域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生命——完全致力于人类环境的生理活动。种关系只能被描述为宗教关系。这是一种宗教关系，它进入了自然的领域，进入了外部世界。然而，重要的是要理解这个术语的含义。

通常，人们在有意识地发展成人宗教的意义上谈到今天的“宗教”关系。与此相关的是，在宗教生活中，成年人的精神和灵魂元素进入宇宙中的精神元素并屈服于它。宗教关系是对宇宙的自我投降，是在投降自我时祈求上帝的恩典。在成年人中，它完全沉浸在精神元素中。灵魂和精神都屈服于周围环境。

从宗教经验的角度来说，孩子的身体被环境吸收，因此我们似乎正在以错误的方式扭转局面。然而，这是一种真正的宗教体验——转变为自然界。孩子被投降到环境中并生活在这里外在世界虔诚，祈祷的奉献，就像眼睛从有机体的其他部分脱离并向环境投降一样。这是一种转移到自然界的宗教关系。

如果我们想要成人的宗教体验中的精神和灵魂过程的图片或符号，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孩子的灵魂中形成一个真实的想法，直到牙齿的变化。孩子的生活是“宗教的”，但宗教的方式指的是自然的事物。儿童的灵魂不是向环境投降，而是通过摄入食物的血液循环，呼吸活动和营养过程。所有这些都被投降到环境——血液循环，呼吸和消化过程向环境祈祷。

教学的牧师性质

这些表达看似矛盾，但它们的矛盾代表了真相。我们必须用我们的整个存在来观察这些事物，而不是在理论上。如果我们观察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斗争——在这个基本的、自然的宗教元素内——如果我们观察到遗传的力量与个人的力量通过前地生活所带来的力量发展为第二个人的斗争，然后，作为教师，我们也培养了一种宗教情绪。但是，有身体的孩子发展了信徒的宗教情绪，而教师在凝视出生和牙齿变化之间发生的奇迹时，就形成了一种“祭司”的宗教态度。教师的地位成为一种祭司职位，是在人类普遍生活的祭坛上进行的一种仪式——不是用牺牲的受害者导致死亡，而是用人性本身的提供来唤醒生命。我们的任务是将来自神圣属灵世界的孩子的方面运送到尘世生活中。这与孩子自己的力量一起构成了从神圣的属灵生命中来到我们身边的第二个有机体。

思考这些事情会唤醒我们的意识，就像教育中牧师的态度一样。在这种牧师对童年第一年的感觉成为整个教育的一部分之前，教育将不会找到使其复活的条件。如果我们只是试图从智力上理解教育的要求，或者试图根据对孩子本性的外部观察，理性地设计一种教育方法，那么我们最多只能完成四分之一的教育。一种完整的教育方法不能仅仅由智力来制定，而是必须来自整个人性——不仅来自以理性的方式观察外部的部分，而且来自深刻和内心体验宇宙秘密的整个部分。

在人类的第一个时期（0——7岁），每天、每周、每月、每年释放的内在精神和灵魂元素，对孩子的心灵的影响几乎没有。我们看到，从混乱的肢体运动开始，外表被欣喜的目光，似乎还没有属于孩子的表情，一些东西在人类的表面上发展并印象深刻。人类的中心，神圣的精神性存在于前世的生命中。当我们能够将这个神圣的教育场所作为内心的关注时，我们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理解这些事情：我们说：“在人类有机体的印象中，引导人类直到出生的神性再次被揭示出来；活着的神性在那里可见；上帝正在凝视着我们。”这是出于教师本身的个性，不是通过死记硬背，而是通过一种活生生的教育和教学方法，一种源于内在存在的方法。

这必须是我们对不断增长的人的态度；这对任何教育方法都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种基本态度，如果没有教师中的这种祭司元素（当然，这是宇宙意义上的说法），教育就无法继续下去。因此，任何改革教育方法的企图必须让自14世纪以来已成为主导的理智的领域回归到灵魂和感情领域，转向从人性的整体而非仅从头脑中流出的东西。如果我们在没有先入之见的情况下看待孩子，孩子自己的本性就会教会我们阅读这些东西。

教师内在发展对儿童的影响

现在，自十四世纪以来，真正的文明进程是什么？由于自那时以来发生的巨大转变或文化革命，我们只能感知从内在的存在到外在的存在所表达的内容。对于现代人来说，掌握外部因素已经

成为我们不再了解任何其他可能性的程度。我们已经达到了历史演变的条件，在绝对意义上被认为是“正确的”——不仅仅是适合我们时代的条件。

在十四世纪之前，人们不再能够以一种可能的方式感受或感知。在那些日子里，人们以不平衡的方式观察精神问题，正如人们现在观察自然界的事物一样。但是，人类必须通过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它可以将对纯粹自然元素的观察添加到早期人类对精神和灵魂世界（这种世界排斥了自然）的投入。这种唯物化过程或向下摆动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为了使文明的人类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被变成荒地，必须有一个新的转折点，转向精神和灵魂。对这一事实的认识是所有努力的本质，例如华德福学校的教育，其根源在于人类进化的深层观察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必要性所揭示的。我们必须找到回归精神和灵魂的道路；为此我们必须首先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是如何从一开始就将自己从这些中移除的。今天有许多人没有这样的理解，因此，他们认为任何试图引导我们回到精神的东西，我们应该说，不是真正的意义。

我们可以找到这种态度的显著例证。我想提一个，但只是顺便提一下。莫里斯·梅特林克的新书《大谜语》中有一章（顺便说一句，在某些方面是非常有趣的一章。它的主题是人智学看待世界的方式。他描述了人智学，他也描述了我（如果你会原谅一个个人的参考）。他读过我的许多书，并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评论。他说，在我的书的开头，我似乎有一个冷静，逻辑和精明的头脑。然而，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似乎失去了理智。它可能会以这种方式出现在梅特林克身上；主观上他完全有权发表意见。为什么我不能在第一章里显得冷静、逻辑和科学，在后面的章节里显得疯狂呢？

当然，梅特林克有权以这种方式思考，没有人愿意阻止他。事实上，当你考虑到这一点时，它确实变得荒谬：不幸的是，我在我的生活中写了很多书（正如你从书桌的不同寻常的外观中看到的那样）。我刚刚写完一个，而不是开始另一个。当莫里斯·梅

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阅读新书时，他将再次发现，在第一章中，我精明的、头脑清醒、有科学性，后来失去理智。然后我开始写第三本书；第一章再次合理等等。因此，如果没有别的，我似乎已经掌握了一门艺术，在一本书的早期，随意成为一个完全合理的人，并——平等地选择——一个疯狂以后，只有回到理性，当我写下一本书。通过这种方式，我轮流理性和疯狂。当然，梅特林克完全有权利找到这个；但他错过了这种想法的荒谬。因此，一个具有重要性的现代人会陷入荒谬之中；但正如我说，这只是一个插值。

许多人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判断不是来自人性的源泉，而是来自自十四世纪以来由于生活和教育的唯物主义制度而植入我们外部文化的元素。教师、教育者的责任——实际上是所有与儿童有关的人的责任——是更深入地审视人类。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更加意识到在环境中作为刺激物的任何事物如何继续在孩子身上振动。我们必须非常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正在处理不可估量的问题。

每当我们在他们的环境中做某事时，孩子们就会意识到手手势或面部表情背后的想法。孩子们直觉地说：他们显然没有解释面部的特征，因为相反的是，在成人之间，儿童和成人之间的内在联系要强得多。因此，我们绝不能让自己在孩子身边感受或思考任何不应该被允许在孩子身上涟漪的事情。早期教育中所有关系的经验法则必须是：无论是在感知，感受还是思想方面，我们在儿童周围所做的一切都必须以允许其继续振动灵魂的方式进行。

心理学家、灵魂的观察者，具有广泛实践经验的人，以及医生因此都成为一个统一体，就孩子而言。这很重要，因为任何给孩子留下印象的东西，任何导致灵魂反应的东西，都会在血液循环和消化中继续存在，成为以后的健康基础的一部分。由于孩子的模仿性，每当我们教育孩子的精神和灵魂时，我们也会教育孩子的身体和身体。这是奇妙的变态——无论接近什么儿童，触摸他们的精神和灵魂，成为他们的身体的，有机组织，以及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对健康或疾病的倾向。

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华德福学校的教育出于精神和灵魂，那不是因为我们选择以不平衡的方式只用灵魂和精神来工作；更确切地说，这是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在最高层意义上对内在存在进行身体教育的方式。身体存在于皮肤的包膜内。

也许你还记得昨天的例子。从人类遗传力量提供的模型开始，该人建立了第二个人，在牙齿和青春期的变化之间的第二阶段经历。在生命的最初阶段，人类通过死亡和重生之间的纯粹精神生命的结果，为自己赢得了第二次生命。然而，在生命的第二阶段，在牙齿和青春期的变化之间，外部世界的影响与必须纳入人类个性的必然结合。

在第二阶段，外部影响变得更加强大。然而，内在的人的存在得到了加强，因为在这一点上，它不再允许环境中的每一种影响继续在身体组织中振动，好像它主要是感觉器官一样。感觉知觉开始更集中于存在的表面或周边。感官现在变得更加个性化和自主化，在人类中出现的第一件事是一种与世界有关的方式，它不是理智的，而是与一种艺术的生命观相比较的。

作为艺术家的老师

我们最初的生活方式具有宗教品质，因为我们将自然与自然宗教生物联系起来，向世界投降。然而，在第二阶段，我们不再有义务仅仅被动地接受来自我们的一切环境，让它在我们体内振动；相反，我们创造性地将其转化为图像。在牙齿和青春期的变化之间，儿童是艺术家，虽然以幼稚的方式，就像在生命的第一阶段，儿童是同性恋宗教——自然宗教的人类。

现在，孩子以创造性和艺术性的方式要求一切，遇到孩子的教师和教育者必须从艺术家的角度展示一切。我们的当代文化要求教师这一点，这是必须流入教育艺术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不断增长的人与教育者之间的互动必须采取艺术形式。在这方面，我们作为教师面临着巨大障碍。我们周围的文明和文化已经达到了他们只适应理智而非艺术本质的程度。

让我们考虑最精彩的自然过程——胚胎生命的描述，例如现代教科书中描述的，或学校教授的。我不批评他们，只是描述他们；我非常清楚他们必须成为他们的方式，并且在进化的某个阶段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从准备好今天重新唤醒的精神力量的角度接受他们所提供的东西，那么在我们的感觉生活中发生了一些我们发现不可能承认的事情，因为它似乎是一种违背人类在世界历史进化中所获得的成熟的罪恶。尽管很困难，如果人们清楚这一点，那将是一件好事。

当我们阅读关于胚胎学，植物学或动物学的现代书籍时，我们感到绝望，发现自己立即被迫陷入冷酷的知性主义。虽然自然的生命和发展本质上不是“知性的”，但我们必须刻意并有意识地抛

弃每一个艺术元素。一旦我们读了一本关于按照严格的科学规则写的植物学的书，我们作为教师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摆脱我们在那里发现的一切。显然，我们必须吸收有关植物过程的信息，从这些书中学习的牺牲是必要的；但是，为了教育孩子在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我们必须消除我们在那里发现的东西，通过我们自己的艺术活动和情感，将一切转化为艺术的、想象的形式。任何生活在我们的自然思想中的东西都必须在艺术灵感的翅膀上飞翔，并转化为图像。他们必须在孩子的灵魂中崛起。

在我们这个时代和不久的将来，在改变牙齿和青春期之间，巧妙地塑造我们对儿童的指导，是我们在教育的蜕变中应该关注的一切。

如果童年的第一个阶段需要教育中的祭司元素，那么第二个阶段需要一个艺术元素。当我们在生命的第二阶段教育一个人时，我们真正在做什么？这个自我从一个早期的尘世生活和精神世界中徘徊，正在逐渐尝试发展并渗透到第二个人身上。我们的工作是协助这个过程；我们将我们作为教师的孩子所做的事情纳入与精神和灵魂交织在一起的力量，以塑造具有独特个性的第二个人。同样，这种宇宙语境的意识必须作为一种活跃的冲动，贯穿我们的教学方法和日常教育条件。我们无法设想需要做什么；我们只能通过孩子们自己对老师的影响才能让它发生。

必须避免两个极端。一个是理智化倾向的结果，我们以学术的方式接近儿童，期望他们吸收大胆概述的想法和定义。毕竟，通过定义来指导和教导是非常舒适的。的孩子学会鹦鹉学舌，让老师确信他们保留了上节课所教的东西，而那些不学习的孩子则可以被抛在后面。

这种方法非常方便。但它就像一个鞋匠认为为一个三岁女孩制作的鞋子应该适合一个十岁的孩子，因为只有她的脚趾适合鞋子

而不是脚跟。我们给孩子们的教育忽略了孩子的精神和心灵本性。有必要的是，通过灵活和艺术形式的媒介，我们以图画的形式给予儿童感知、思想和情感，这些感觉、思想和情感可以随着灵魂变形和成长，因为灵魂本身正在成长。但在此之前，儿童与教师之间必须存在鲜活的关系，而不是无生命教育观念所产生的僵死的关系。因此，所有给予大约七至十五岁儿童的教导必须充满图景。

在许多方面，这与现代文化的普通趋势背道而驰，我们当然属于这种现代文化。我们阅读的书籍通过我们称之为a, b, c等的小东西传授了很多重要的内容。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因被迫学习这些符号而受到损害，因为它们与我们的内心生活完全没有关系。为什么a或b看起来像今天一样？没有内在的必然性，没有经验可以证明在a之后写一个h来表达一种惊讶或奇迹的感觉。

然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人们首先用象形文字制作图像来描述外部过程，当他们看到纸张或写有东西的纸板时，他们收到了外部物体或过程的回声。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让六七岁的孩子不像今天那样学习写作。我们需要的是从孩子的手臂和手指的活动中带给孩子一些实际上可能由孩子自己产生的东西。孩子看到一个闪亮的、辐射的物体，并给人留下印象；然后，我们用一幅代表辐射的印象的图纸来修复它，这是一个孩子可以理解的。

如果一个孩子从上到下抚摸一根棍子，然后从上到下在纸上画出一个笔划，那么意义就很明显了。我给一个孩子看一条鱼，然后他沿着形状的大致方向，然后是前面和后面的鳍，它们在相反的方向上交叉。我画了鱼的一般形状，这条线穿过它，对孩子说：“在这里，在纸上，你有像鱼一样的东西。”它包含一个f，所以我画了一条由另一条线交叉的线，因此，从孩子的感觉体验中，我有一幅图片，它对应着开始鱼这个词的声音。所有的写作都可以以这种方式发展——不仅仅是对现在使用的摘要的复制，而是对事物本身的感知，因为它们是从孩子的绘画和绘画中产生的。当我从绘画和绘画中获得写作时，我正在与图像看活生生的力量一起工作。

提出这种艺术方法的开始就足够了；我们可以感受到它如何呼

唤孩子的整体存在，而不仅仅是一种在某种程度上过度负担的智力理解。如果我们在这个年龄段放弃了图像的理智元素，那么智力通常会退回到背景中。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过分强调智力并且无法进入图像模式，那么孩子的呼吸过程会被微妙而巧妙地打断。孩子可能会因为呼气减弱而变得拥挤。你应该认为这是非常微妙的，不一定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教育在7到14岁之间过于智力化，呼气就会变得拥挤，孩子会遭受一种潜意识的噩梦。一种亲密的噩梦出现，在有机体中变成慢性，并在以后的生活中导致哮喘和其他与呼吸系统肿胀相关的疾病。

另一个极端发生在教师像一个小凯撒进入学校时，当然是一个强大的凯撒的自我形象。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总是受到老师冲动的摆布。虽然极端的智力主义会导致拥挤的呼气，但教师过于霸气和夸张的自信会使代谢力量变得稀疏。孩子的消化器官逐渐减弱，这也可能在以后的生活中有慢性影响。必须从教育中消除这两种过度行为——过多的智力化和极端的顽固性。

当我们允许意志轻轻地传递到孩子自己的活动中时，我们可以通过灵魂中发生的事情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并通过调低智力来使感情以不抑制呼吸的方式培养，但培养感觉转向图像并表达我所描述的浮力。当这样做时，孩子的发育在牙齿和青春期的变化之间得到支持。

因此，从一周到一周，每个月，每年，每年，真正的人类知识将帮助我们阅读发展中的存在，就像一本告诉我们在教学中需要做什么的书。课程必须重现我们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所阅读的内容。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具体方法将在即将到来的讲座中得到解决。

GA308_教育的基本要素 第三讲 1924 年4月10日上午斯图加特

【内容提要】古代人类可以直观地“阅读”自然和人性;现代科学可以“拼写”而不是“阅读”。学会“阅读”儿童。换牙前后的消化。从七到十四岁的呼吸和心跳之间的关系以及音乐如何协调它们。以太体和雕刻作用。星芒体和音乐。自我体与说话。优律诗美，音乐和演讲。

在教育能够有所帮助之前，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必须获得正确的视角，使他们能够充分了解儿童有机体的来源和形成。为了澄清这方面的情况，我首先要作比较。

让我们来阅读——成人的普通阅读。如果我们想要描述我们通常阅读一本书所获得的东西，我们就不会说，“字母B形状像这样，字母C就像那样”等等。如果我读到歌德的威廉·梅斯特，我不会因为我的阅读而描述单个字母，因为被吸收的真实物质根本不在纸上，它甚至不包含在书的封面内。然而，如果我想以任何方式理解Wilhelm Meister的内容，我将不得不学习如何阅读这些字母及其关系——我必须能够识别字母的形式。

阅读人类存有的能力

老师与孩子的关系是相似的；它必须由对人类存在的理解所构成。教师从对器官的生理学和解剖学及其功能的严格物理理解中得到的只不过是学习这些字母。作为教师和教育者，仅仅了解肺部或心脏在物理领域具有这种或那种外观和功能是不够的；这种对人的理解类似于文盲，文盲只能描述字母的形式，而不能描述书的意义。

现在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人类逐渐失去理解自然的习惯，最

重要的是人性。我们的自然科学不是阅读而是单纯的拼写。只要我们没有具体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永远无法发展出真正的人类知识所产生的真正的教育艺术。这需要真正阅读的知识，而不仅仅是拼写的知识。当人们听到这样的陈述时，他们显然会感到不快，而且就是这样。他们争辩说：人类不应该继续取得进步吗？那么，在我们自然科学的重大进展时期（哲学的人智学家是第一个承认的），我们怎么能够更深入地渗透世界呢？

我们必须回答：直到十四世纪或十五世纪，人类无法“拼出”自然。他们看到自然现象，并得到本能的、直觉的印象，主要是来自其他的人类存在。他们没有达到描述不同器官的程度，但他们的文化是精神和理智的，他们对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有一种本能的印象。这种印象只有当一个人的内在存在不完全自由时才会产生，因为它是一种无意识的印象，不受内心的控制。

因此，从十四世纪或十五世纪开始，时间必须进入人类的历史演变——一个即将结束的世界历史时代——人类将忘记他们早期的本能知识，并更加关注学习人性的“字母”。因此，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实际上，直到二十世纪的这个时期，作为人类，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文化，其世界观是在精神上是无的观点。这类似于我们如果不能阅读，我们将面临精神的空虚的方式，但只能感知到形式的字母。在这个时代，人的本性总体上得到了加强，仅仅是因为其中的非自愿生命和精神的存在，特别是在受过教育的人中。

我们必须有能力深入观察世界历史，否则我们就无法对我们作为人类在时代序列中的地位作出正确的评估。在许多方面，现代人会反对这一点，因为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被赋予了一定的文化自豪感，特别是当我们认为我们学到了一些东西时。我们把本质上更高的价值放在对自然的“字母”阅读上，而不是我们在地球进化早期存在的东西上。当然，今天的解剖学家认为他们比以前更了解心脏和肝脏。尽管如此，人们心和肝的图片，他们

的感知包含了精神的元素。

例如，我们必须能够理解现代解剖学家对心脏的看法。它被视为一流的机器——一种更高度发达的泵，可以驱动血液通过身体。如果我们说解剖学家正在看尸体，那么反应将是否定的，从那个角度来看是恰当的，因为解剖学家不会看到这样的区别。然而，古代解剖学家在心灵中看到了一种精神实体，在精神和心灵意义上工作。感知的感官内容渗透并与精神方面同步。这种对精神的看法不能完全清楚和有意识，但却是非自愿的。如果人类被迫继续在意识感知中同时发现精神，那么就不可能实现完全的道德自由。然而，在某些时候它必须进入历史演变。

当我们回顾自十四世纪以来的整个历史进程时，我们发现了一场争取自由的普遍斗争，最终在十八世纪的革命运动中表现出来（特别是在广泛的在较发达地区发酵，从中欧的波希米亚——马扎尔兄弟会开始，那里有一种明确的教育冲动，试图让自己感受到，并继续前进到威克利夫，胡斯和所谓的宗教改革。人类对内心自由体验的这种斗争仍在继续。

当旧的感知模式持续存在时，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人类不得不从不自觉地在其中工作的精神中解放一段时间，以便他们可以自由地承担这种精神本身。对精神文化活动的公正观察可以说：教育者充分认识地球上人类进化过程至关重要。虽然过去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存在无意识的联系——这在古代是正确的——但他们现在必须建立一种有意识的联系。如果文化源于单纯的拼写，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今天所有科学和人类认知的方式。只有当我们学会从拼写到阅读有意识地进步时，才能产生这种有意识的关

系。换句话说，我们以同样的方式掌握书中的字母，但得到的东西与字母所说的完全不同（事实上，字母本身在威廉·梅斯特的意义上是无辜的），所以我们也必须从人类那里得到自然现代自然科学本身无法表达的东西；只有当我们理解自然科学的陈述时才会获得它，好像它们是字母表的字母，因此我们学习阅读人类。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说人智学知识无视自然科学是不正确的。这不是真的。人智学知识给自然科学带来了很大的荣誉，但是像通过阅读它的愿望而尊重书本的人，而不是仅仅想要拍摄字母形式的人。当我们试图真实地描述我们时代的文化时，可以说很多有趣的事情。如果我给了别人一本威廉·梅斯特的书，有人想要快速用相机拍摄每一页是有区别的，完全不关心书的内容，以及渴望知道这本书的内容的其他人之间的区别。如果我只满足于自然科学来帮助我理解人类，我就像第一个人——我真正想要的只是外部形式的照片，因为可用的概念只允许仅仅是形式的照片

我们被迫使用激进的表达来描述人们今天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完全被误解了。人们相信，人类今天的比14世纪之前有更高的东西；但是这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发展到我们学会有意识地，自由地，刻意地操纵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的程度，就像在早些时候我们通过本能的直觉获得人性的概念一样。现代文化的这种发展应该像魔法一样通过教师培训教育，成为教师心灵的习惯，因为只有将教师放在世界观的中心，才能感知和研究。

因此，今天人们没有必要对记忆、意志和智力进行科学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教学和教学培训旨在唤起我在教师灵魂中所描述的态度。教师培训的主要焦点应该是人性本身的核心。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发展的每一次经历都将超过无生命的教学规则；他们不需要考虑将一条规则或另一条规则适用于站在他们面前的孩子，这根本就是错误的

对整个孩子的强烈印象必须出现在教师的整个人性中，而孩子所感受到的东西必须唤醒快乐和活力。我们必须从阅读人性一般到阅读个体人。教育必须学会操纵（赦免这种相当物质化的表达）人类所需要的东西。当我们阅读时，我们学到了关于字母之间关系的知识。教师和学生之间必须存在类似的关系。教师不会对身体的物质发展施加太多或太少的价值；他们将采取适当的身体态度，然后学会运用生理学和实验心理学对儿童所说的话。最重要的是，他们将能够从细节的感知上升到对不断增长的人类的完全理解。

牙齿变化的含义

一种更深层次的感知揭示了，在小学的年龄，孩子们在换牙后是根本不同的。让我们在牙齿改变之前看看人类的本质。牙齿是在整个人类有机体内发展的的东西的外部表达（正如我昨天所描述的）。有一种“向上射击”的形式——人类的灵魂正在致力于第二种身体性质，就像一个雕塑家在塑造材质。一个内在的，无意识的塑造过程实际上正在发生。唯一可以从外部影响的方法是让孩子们模仿我们所做的事情。我所做的任何事情——我用自己的手做的任何动作——在孩子们感知到它时都会进入他们的灵魂构建过程中，而我的手运动则会导致一种无意识的塑造活动，“射”到形式中。

这个过程完全取决于孩子的运动元素。孩子们做动作，他们的意志冲动从混乱的不规则性转变为内在的秩序，他们从无开始在雕塑他自己。这个塑形的活动很大程度上向自己的内部存在运动。当我们在小学的时候遇到孩子时，我们应该意识到，在他们的精神、灵魂和身体的发展中，最初只活跃在运动中的过程会进入一个非常不同的区域。直到牙齿的变化，孩子的血液形成取决于头部的系统。想想一个人在胚胎时期，头部的形成

是如何支配的，而其余的有机结构则取决于外部过程；不管母亲的身体发生了什么，从婴儿本身产生的一切都始于头部的形成。这仍然是正确的，虽然不是这样，在生命的第一阶段，直到牙齿的变化。头部的形成在人类有机体内发生的所有事情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来自头部、神经和感觉系统的力量都进入运动的系统和成形活动。幼儿通过换牙后，头部的活动移至环境中。现在，在四肢中起作用的东西更少地依赖于头部，更多地依赖于通过从外部获得营养而进入人类有机体的物质和力量。

我希望你仔细考虑一下。假设，在换牙之前，我们吃一些卷心菜，例如。卷心菜含有某些内在的力量，它在田间生长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在孩子身上，这些力量被从孩子头上流下来的力量所进行的消化过程尽快地赶出卷心菜。这些力量从孩子的头上流出来，立即投入到蔬菜中所包含的力量。在换牙之后，这种蔬菜在通过人体的过程中保持了更长时间的自身力量；第一次转化根本不发生在消化系统，而是只有在消化系统进入循环系统的地方。转变发生在后来，因此，一个完全不同的内在生命在有机体内被唤起。在牙齿变化前的第一年，一切都真的取决于头部的形成及其力量；从牙齿的变化到青春期的第二生命阶段，重要的是呼吸过程及其节奏与血液循环之间的相遇。这些力量在呼吸过程和循环系统之间的边界上的转化尤为重要。因此，在小学时代，最重要的是，在呼吸系统中发展的节奏和在生物体内部遇到的节奏之间，始终应该有某种和谐——这种和谐必须通过教育来促进。循环系统中的这种节律来源于吸收的营养。这种平衡——血液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协调——是在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产生的。

成年人的脉搏是每分钟呼吸的四倍。呼吸和血液节律在人类机体中的这种正常关系是在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建立的。当时的所有教育都必须安排好，这样呼吸和血液节律之间的关系才能以适合人类有机体的威严和发展的方式建立起来。脉搏和呼吸之间的这种关系在人们之间总是有所不同的。它取决于每个人的小大，或者一个人是瘦的还是胖的；它受到内在生长力和在童年早期仍由遗传条件产生的塑造力的影响。一切都取决于每个人的呼

吸和血液节奏之间的关系，适合一个人的大小和比例。当我看到一个倾向于瘦长的孩子时，我认识到一个呼吸系统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它比我面前的一个胖小孩更无力地影响血液系统。在瘦弱的孩子中，我必须加强和加快呼吸节奏的印记，以建立适当的关系。然而，所有这些事情都必须在老师身上自然和无意识地工作，就像对单个字母的感知是无意识的，一旦我们知道如何阅读。我们必须有一种感觉，对一个胖孩子或一个瘦孩子应该做什么，等等。例如，知道孩子的头是大的还是小的，与身体的其他部分成比例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当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教育个体，带着内心的喜悦站在课堂上接受教育时，当我们能读到致力于我们照顾的个别孩子时，这些是自然而然的。

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握住持续的成形过程一种在牙齿改变之前所发生的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并通过呼吸节奏来满足它。这可以通过各种音乐和演讲活动来完成。我们教孩子说话的方式和我们向孩子介绍音乐的方式——无论是听、唱或演奏音乐——在教学方面都有助于形成呼吸节奏。因此，当它满足脉搏的节奏时，它可以越来越与之协调。

当老师能在学习说话和唱歌的同时观察到孩子不断变化的面部表情时，这是很棒的——不管这些变化的微妙和微妙，这可能不是那么明显。我们应该学会观察，在孩子的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他们在学习说话和唱歌的努力，他们的凝视，相貌，手指的动作，立场和步态；我们应该怀着崇敬的心情，从非常小的孩子的中心生长出来，没有形成的面部特征，呈现出美丽的形式；我们应该观察我们围绕小孩子的行动是如何转化为他们发展中的表情和身体姿态的。当我们怀着内心的崇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就像老师一样，我们得到了一些不断从未知的深处产生的东西，这是对感觉问题的一个回答。

产生的问题——不需要进入有意识的智力——是这样的：当我教孩子说话或唱歌时，我所做的一切会发生什么？孩子的回答是：“我接受它，”或者，“我拒绝它。”在身体姿势、相貌和面部表情中，我们看到我们所做的是否进入并影响到孩子，或者如果它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穿过孩子，仿佛什么都没有被同化。要比了解所有的教学规则——这或那必须以某种方式完成——更重要的是获得对孩子反射的这种敏感性，以及观察孩子对我们所

做事情的反应的能力。因此，这是一个基本的直觉素质，必须发展在教师与儿童的关系。教师还必须学会阅读自己活动的效果。一旦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就会认识到在小学阶段以正确的方式将音乐引入教育的巨大重要性，并真正理解音乐对人类的意义。

理解四重人类存在

人智学描述了人类的物理的身体，一个粗糙的物质的原理，以及更微妙的身体，它仍然是物质的，但没有重力——事实上，它的倾向是逆重力飞进宇宙空间。人类有一个沉重的身体，当不直立时，它可以摔倒在地上。我们还有一个更精细的以太体，它倾向于逃避重力进入宇宙空间。就像物理体在没有支撑的情况下坠落一样，所以以太体必须受到人类有机体内部力量的控制，以防止它飞走。因此，我们说的是物理体，以太体，然后是星芒体，它不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我们说的是“我的存在”，它本身就是完全的精神。如果我们想真正了解人类的这四个成员——对人类的真正理解——我们可以说：现代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方法允许了解物理有机体，但不能理解以太的人类存在，当然也不能理解星芒体的人类存在。

怎样才能理解以太体？这需要比平常更好的准备来理解今天的人类。当我们进入成形过程时，当我们知道曲线或角度是如何从内力中生长时，我们就会理解以太体。我们不能从普通的自然规律来理解以太体，但通过我们对手的体验——精神渗透到手中。因此，如果没有造型或雕塑领域的活动，就不应该有教师培训，这是一种源于内心的活动。如果这个元素是缺席的，它比不知道罗马尼亚或土耳其的首都，或一些山的名字更有害于教育；这些东西总是可以在字典里研究的。根本没有必要了解考试所需的大量材料；查阅字典有什么坏处？然而，没有一本词典能给我们理解以太体所必需的灵活性、有能力的知识和知识能力，因为以太体不是根据自然规律产生的；它渗透到人类的塑造活动中。

我们永远会仅仅通过了解Gay—Lussac定律或声学和光学定律来理解星芒体。星芒体不能被这种抽象的、经验的规律所接近；这种方法不能感知它内的生命和编织。然而，如果我们对第三次或第五次的间隔有一个内在的理解，例如——一种内在的音乐体验，取决于内在的音乐感知，而不是声学——那么我们就会体验到星芒体层人类的生活。

星芒体不是自然历史、自然科学或物理学，而是音乐。这一点是正确的，因为在人类有机体内的形成活动中，有可能追踪星芒体身体如何在人类中产生音乐形成效应。这种形成性的活动从肩胛骨中间流出，当它流入第二个，它建立上臂，进入第三个，下臂。当我们来到第三个，我们到达了主要和次要的区别；我们在下臂发现了两根骨头——不仅仅是一根——桡骨和尺骨，它们代表着次要和主要的。一个研究外部人类组织的人，只要它依赖于星芒体层，就必须把生理学当作音乐家而不是物理学家。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有机体内部形成的音乐。无论你如何追踪人类有机体中神经的过程，你都永远不会明白它的含义。但是当你在音乐上跟随神经的过程——理解音乐关系（这里的一切都是可以听到的，虽然不是身体上的）——当你用精神音乐感知这些神经是如何从四肢跑到脊柱，然后向上转向大脑，你会体验到最美妙的乐器，那就是人类，由星芒体身体建造，由自我体演奏。

当我们从那里提升时，我们通过理解言语的内在结构来学习人类是如何形成言语的，在我们先进的文明中不再学习的东西；它抛弃了一切直觉的东西。通过言语结构，如果我们理解当一个人说出声音“啊”或“ee”时会发生什么，我们就会认识到我本身——在“啊”中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在“ee”中有内在存在的巩固；如果我们学习语音元素是如何进入内部结构的，如果我们学会内在地感知一个词，而不仅仅是说一个滚动球是“滚动”，而是理解当一个人说“滚动”时，什么像一个滚动球一样向内移动。”我们通过内在的感知来学习——一种真正被言语精神所告知的感知——来识别言语中活跃的东西。

现在，关于人类有机体的信息必须来自生理学家和解剖学家，关于语言中的生命的信息来自语言学家。然而，他们能对彼此说的话之间没有关系。有必要寻找一种内在的精神联系；我们必须

认识到，一个语言的天赋生活和工作在语言中，一个可以被研究的语言天赋。当我们研究说话的天赋时，我们认识到人类的自我。

我们现在把优律诗美做成了华德福教育的一部分。在优律诗美中，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投入到优律诗美的音调和说话的优律诗美。在优律诗美的音调上，我们在与星芒体形式相对应的儿童动作中唤起；在演讲中，我们唤起了与孩子的自我体相对应的动作。因此，我们有意识地工作，通过在音调中发挥身体的元素来发展灵魂；我们有意识地工作，通过激活言语中相应的身体的元素来发展精神方面。

然而，这种活动只产生于对人类组织的完全理解。那些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外部生理学和实验心理学（这实际上只是另一种生理学）接近人类的人不会认识到敲打木盘和制作音乐在试图唤起某人的某种情绪方面的区别。同样，知识也不能停留在抽象的逻辑规则中，但上升到认为人类的生活不仅仅是抓住没有生命的自然——活的东西已经死去——或者以一种毫无生气的方式思考生活。当我们从抽象的原则上升到形成性的品质，了解每一个自然规律是如何塑造自己的雕塑，我们就开始了解人类以太体。当我们开始“听到”（内在的，精神的意义上的）宇宙节奏，以星芒体身体所制造的人类最美妙的乐器来表达自己，我们就开始理解人类的星芒体性质。

我们必须意识到的东西可以用这种方式表达：首先，我们从抽象的、逻辑的意义上了解身体。然后我们转向具有直观认知的雕塑形成活动，开始理解以太体。第三，作为一名生理学家，一个人成为一名音乐家，并以人们看待乐器——器官或小提琴——的方式看待人类，在那里人们看到音乐实现了。因此，我们理解星芒体体的人类存在。当我们认识到语言的天才，因为它在语言中创造性地工作——而不仅仅是通过外部记忆将它与单词联系起来——我们就会获得关于人类自我体的知识。

这些天，如果以大学改革的名义——例如医学研究——我们说，这些知识必须来自雕塑、音乐和演讲的研究，我们就会成为笑柄。人们会说：当然，但这样的训练需要多长时间？没有这些东西，它肯定会持续很长时间。然而，培训实际上会更短，因为

它今天的长度主要是由于人们没有超越抽象的、逻辑的、经验的感觉。诚然，他们从研究身体开始，但这些方法无法理解这一点。没有尽头。一个人可以在一生中研究各种各样的东西——它没有尽头——因为当它被有机地建立起来作为对身体、灵魂和精神中有机体的研究时，研究就有了自己的内在限制。

重点不是在人类哲学的帮助下绘制出新的篇章，增加我们已经有的内容。事实上，我们可以对普通科学提供的东西感到满意；我们不反对这一点。我们感谢科学，因为我们感谢小提琴制造者提供小提琴。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需要的是抓住所有这些现代文化，用灵魂渗透它，用精神渗透它，就像人类本身也渗透着灵魂和精神一样。艺术绝不能被允许作为严肃生活旁边的一种令人愉快的奢侈品存在于文明中，这是一种我们认为是一种放纵的奢侈品，尽管我们可能以其他方式对生活有一种精神上的方法。必须使艺术元素渗透世界和人类，作为神圣的精神和谐的法律。

我们必须理解，在面对世界时，我们首先如何用逻辑概念和思想来对待它。然而，宇宙的存在给了人类的本性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来自宇宙形成活动，从球体向下工作，就像地球引力从地球的中心点向上工作一样。而宇宙音乐，从外围运作，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就像塑形活动是从上面的，而物理活动是通过重力从下面工作的，所以宇宙音乐在外围的星空星座的运动中工作。

真正给予人类人性的原则是在古代被预言的，当言语被说出来时——例如“在最初的开始是话语，话语与上帝在一起，上帝是话语。”宇宙的话语，宇宙的言语，也是贯穿于人类的原则，存在成为我的存在。为了教育，我们必须从宇宙的知识中获得人类的知识，并学会艺术地塑造它。

GA308_教育的基本要素 第四讲1924年 4月10日晚上斯图加特

【内容提要】在阅读之前写作。了解植物中的太阳和月亮的力量。十岁之后通过图像学习。了解音乐以及在人的存在中协调的公牛、狮子和鹰的图像。人类存在作为各种动物的声音的交响乐。在青春期后，智力地理解在7到14之间给出的图像。

阅读前的教学写作

今天早上，我试图描述知识本身必须从仅仅关于自然的知识转化为更高形式的认知的内在方式。这使我们对整个人类和成长中的儿童的理解能够转化为一种艺术的教育和教学方法。我可以想象，可能会出现一个特定的问题：假设教师通过纯粹的观察和智力彻底理解身体，以太体通过塑造活动，星芒体通过音乐的概念，我通过洞察言语的真实本质，这有什么实际应用？

当然，如果我们必须把教育和教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就像我们在这些讲座中对华德福方法的描述一样——那么我们必须说，教师对生活和世界的最重要的方面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世界观”——这将是完全理论的。相反，它是一个方面，作为一种灵魂力量，可以进入人类的整个活动。任何试图从今天公认的人类知识中获得教育原则的教师都必须到别处寻找必要的灵感。因此，对教育理想的不断引用，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令人信服，总是无效的，因为它们植根于抽象。

然而，真正的洞察力，穿透了世界的本质和人类的意志，通过它的本质，点燃灵感在人类的心脏。在从事他们的职业时，教师总是可以从他们与世界和自己的关系的感觉中汲取灵感——就像艺术家一样，他们的作品似乎生活在他们的骨髓中。艺术家不需要去其他地方寻找灵感——它来自事物本身。同样，教师在他们的世界观中发现的灵感，在内部经历并不断更新，被纳入委托给他们的儿童的灵魂组成。这种灵感生活在老师在学校做的每一件事上。

那些对人有洞察力的人有能力感知到，音乐元素在小学阶段，在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与孩子内在存在的形成过程和谐相处。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偏离正确的教学、写作和阅读方式给孩子。他们有一种活生生的理解，即写作——特别是在这里描述的——调动整个存在；它使用手臂和手，并渗透到他们的精神，锻炼整个人。

这些就是人类的各个方面，如果我们从今天上午我所描述的世界的角度出发，就会以一种活生生的方式看待它。它也有助于明确，阅读只是对头部的一种追求，对人类来说是一种不平衡的活动。老师会感觉到这样的片面性只适合那些已经变得活跃的孩子。因此，对人类有这种洞察力的教师将谨慎地从绘画和绘画中发展写作（正如我所描述的），直到孩子们能够用单词或句子写出他们在最深处所经历的事情。

当孩子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时，他们可以说话，然后写他们所说的话。这是当教阅读变得合适的时候。一旦写作有所发展，阅读就很容易教人。在孩子们开始在自己的身体里工作之后——在神经系统和四肢，在他们的写作和阅读的实质上，在他们内心参与制作阅读材料之后——只有这样，他们才准备好进行片面的活动。然后，在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他们作为人类的发展，头部可以变得活跃，他们第一次通过写作学到的东西被转化为阅读。

真正归结到这一点：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发芽的人类必须被提升为适合人类组织发展力量的活动。重要的是通过阅读每个人试图进化的特定方式来决定每个阶段应该做什么。使用将某些活动限制在一个小时或四十五分钟，然后跳到其他事情上，然后再上第三节课，等等的时间表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们在华德福学校引入了一种教学系统，在那里，同一科目在清晨几个星期内教授。在这种教学方法中——所谓的“块”教学，这是华德福教育的特点——学生沉浸在这个主题中，他们不会被撕裂，一旦他们遇到它。

在从牙齿的变化到青春期，所有必须呈现给孩子的东西中，我们必须通过人性本身发现阅读所需要的东西的方法。当它是一个逐渐引导孩子进入一个真正的关系到自己的存在和世界时，最重要的是教师自己与世界有一个真正的关系。当然，在当代文化中，无论人们受过多大的教育，他们都不能真正获得一种内在的、充满活力的与世界和自己存在的关系。这是另一种激进的说法，但我们绝不能害怕真正洞察什么必须逐步引入我们的文明。

理解宇宙的力量

最重要的是，教师本身不应在自己的发展中陷入所谓的“宇宙狭隘主义”，而应超越严格的世俗，认识到，作为人类，他们不仅依赖于他们的直接环境，而且依赖于整个宇宙的营养。很自然，今天很难以不偏不倚的方式谈论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的文化对人们试图超越对世俗元素的依赖而看待事物的努力几乎没有什么支持。因此，源于早期本能概念的旧教义往往被带到当下，而没有任何理解，从而导致迷信。事实上，现代主流文化所能提供的只是一种“宇宙狭隘主义”，因为这种文化还没有产生从地球延伸到宇宙的想法。我们有计算，或者至少是光谱分析，来教我们（或旨指教我们）关于恒星的过程和位置，它们的物质等等。然而，从今天的主流文化中，无法获得与地球本质的密切关系所产生的亲密知识——就外星宇宙而言。人类对卷心菜、菠菜、鹿肉等事物的概念与通过抽象的、智力科学获得的概念完全不同。我们吃那些东西，抽象的思想与吃无关！例如，我们吃东西不是为了获得现代科学告诉我们的关于野兔的实际经验；我们通过味觉和消化来获得更具体和更亲密的经验。

就地球以外的周围宇宙而言，我们的知识是这样的，我们根本没有亲密的关系。如果人们对野兔关于野兔的一切都相当于天文学和光谱分析所知道的关于外星宇宙的东西，如果我们只知道计算野兔骨骼的相对位置和各种物质在野兔中的相对比例的结果，我们与它的关系将只是科学的；我们永远找不到进入任何人类关系的途径。它永远不会给我们经验丰富的人类关系给兔子提供什么。如今，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在一种更为古老、本能的智慧中，人们与宇宙有着同样亲密的关系。如果他们能获得一个关于古代智慧的真正概念，他们就会在灵魂成长的这个更高级的阶段，再次受到在这一领域寻找新智慧的冲动，这种智慧在人类意义上可以像在地球领域的自然物体的科学一样亲密。

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以表明教师与世界建立一种活生生的关系是多么重要。教师从这种关系中获得必要的热情，将教师自己灵魂中应该存在的东西翻译成简单、直观的儿童图片。教师需要一种真正神圣的与世界的关系。在活跃的孩子面前，这

成为一个孩子需要帮助的意象世界，以适当地与人类进化的要求相协调。例如，我们被植物的世界所包围；对于普通的感知，它呈现出许多谜。

歌德遇到了许多这些问题。他遵循着生长的植物形式在它们的各种变形，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他被引导到一个了不起的原则，注入新的生命到我们对植物世界的所有知识。他的原则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描述：让我们从观察种子开始，我们把种子放在地上，植物从种子中生长。从外部看，植物的生命被压缩到种子中的一个点。然后，我们看到种子展开，生命越播越远，直到它在第一片萌芽的叶子中完全展开。然后，它收缩到茎的狭窄通道，继续到下一个叶连接，在那里它再次展开，只是再次收缩到茎向下一个叶簇，以此类推。最终，当一个新的胚芽或种子形成时，就会有一个最终的收缩，在这个过程中，植物的整个生命再次收缩到一个单一的物理点。这是歌德的贡献——生长的植物如何表现出交替：膨胀、收缩、膨胀、收缩。

歌德对植物的形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这是植物自身生命的一种体现。然而，他与整个世界联系的时机还不成熟，他找到了植物生命的公式，因为整个世界及其力量总是参与任何人的生活方式，并有自己的存在。然而，在当代精神科学或人类科学的帮助下，我们现在可以扩展歌德的公式，就像你在精神科学文献中所看到的那样（在这里，我只想谈谈这一点）。

人们会发现，生活在植物存在膨胀中的是来自太阳的东西。太阳不仅仅是天文学和光谱分析所描述的那样；随着太阳的射线，精神力量流向地球并交织在一起。在这种阳光下，我们有一个元素，例如，决定植物生长的膨胀。不仅仅是太阳照射在植物上并使其膨胀；相反，植物本身的生长力具有类似太阳的质量，植物会反射回来。另一方面，每当我们看到收缩——当植物生长收缩到从一个叶芽到下一个叶芽的通道中的一个点，或者种子的形成——这些都受到月球的力量的影响。正如我们看到宇宙中有节奏的阳光和月光的交换，所以我们也看到它反映在萌芽的植物中，它在叶片的膨胀中响应太阳的活动，在收缩的现象中响应月亮的活动。植物中的膨胀和收缩是从宇宙、以太空间向地球倾泻的反射图像，在来自太阳和月球的力的交换中。在这里，我们把我们的目光从地球扩展到以太宇宙空间，我们得到了一个印象，在某

种意义上，地球是如何从宇宙流向她的东西中滋养她的果实和成长的力量的。我们开始感受到，通过绕过植物，我们与日月精神一起成长。在这里，我们接触到的东西，通常是留给计算或光谱分析领域。教导成长中的孩子有关人类与宇宙关系的任何东西所必需的灵感不能仅仅来自抽象的观察——一片叶子的边缘是或不是缩进，或者有这个或那个外观。从这一点上没有灵感。然而，当太阳和月亮的韵律反射在各种植物的生长中向我们揭示时，这种灵感就会到来。

当我们观察到一种有规律生长的植物时，对周围自然的感知会变得多么美妙——例如，牛油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些由地球发出的东西，因为它向宇宙太阳和月亮的力量慷慨投降，对两者都表示敬意。或者看看一种植物，如仙人掌，它的茎部加宽了。这揭示了什么？在茎的其他地方表现的收缩中，我们感知月球的力量。当茎本身想扩张时，我们看到太阳和月亮之间的斗争影响。每一种植物的形态都揭示了太阳和月亮如何在其中共同作用。每一种植物都是一个“微型世界”，反映了更大的世界。就像我们在镜子中看到我们自己的形象，在地球上生长的镜子中，我们看到了宇宙之外正在发生的事情。

古老的，本能的智慧是意识到这样的事情，下面的东西提供了这一点的证明。在春天从地球发芽的植物生命中，人们看到了太阳力量和月球力量之间关系的宇宙反映。因此，春天是以复活节庆祝的，复活节的日期是由太阳和月亮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复活节是在春季满月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因此，复活节的时间是参照宇宙来决定的——太阳和月亮之间的关系。那些古代的人们可能暗示的是：当我们看到植物在春天发芽时，我们面临着为什么它们有时更早、有时更晚出现的谜团。春天满月的时间在所有这些萌芽和发芽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事实使我们能够深入到这个谜语的核心。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但通常很明显，太阳和月亮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在春天发生的事情上，当一年的植物出现得更早，另一年的植物出现得更晚。然而，如果人们只承认对地球对宇宙的依

赖的狭隘的科学思考，他们会说什么呢？他们会说：植物在特定年份出现较早的原因是雪少，或者雪融化得更快；或者植物的延迟出现意味着雪更多。这当然是一个简单的解释，但实际上根本不是一个解释。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植物的生长取决于太阳和月亮力量的活动，然后继续认识到雪的持续时间更短或更长也取决于太阳和月亮。植物出现的时间是由决定雪持续时间的同一事物决定的；任何一年的气候和气象条件本身都受到宇宙的影响。

通过继续发展这些事物，我们在她穿越宇宙的旅程中获得了对地球生命的洞察。我们说，当有大量的奶牛时，人类就会茁壮成长，他们得到了大量的牛奶，因为我们可以指出人类对直接的地球环境的明显依赖。当我们考虑这种联系时，我们是从营养的角度看待人类的生活。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它们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改变它们从环境中得到的东西时，事物才会为我们活下来。

当我们看到地球在宇宙空间中游荡，吸收来自太阳、月亮和恒星的元素时，我们看到地球在宇宙中是活的。我们不会进化一个死亡的地质或地理，而是将这些死亡的科学提供给对地球在宇宙中的生命的描述；在我们的精神愿景之前，地球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在来自地球的植物中，我们看到地球再现了她从宇宙中得到的东西。地球和她的植物生长成为一个统一体；我们意识到把一种植物从地球上撕下来，然后从根到开花，想象我们正在观察现实是多么荒谬。这不比从人头上扯下来的头发更现实。头发属于整个有机体，只能理解为整个有机体的一部分。把一根头发拔掉，孤立地研究它，就像把一株植物拔掉，孤立地研究它一样荒谬。头发必须与人类有机体和植物有关，并与整个地球有关。

通过这种方式，一个人自己的存在与活的地球交织在一起；一个人不再感到只受地球的力量的影响，而是从以太的距离感知环境中正在工作的东西。我们对来自宇宙的力量在任何地方都是活跃的方式有一个活生生的感知——将以太吸引到自己身上，就像物理体被吸引到地球一样。然后，我们获得了以太进入宇宙空间的趋势的自然感知，就像我们感觉到重力把我们的物理身体拉到地球一样。我们的视野不断扩大，使知识成为内在的生活，并能变得真正有效。在相信地球是宇宙中一个没有生命的身體之

后，这样的知识现在给了她生命。我们必须重新回到一个活生生的认知，就像我们仍然看到复活节的决心等事情的后遗症一样。但是，这种对宇宙的洞察力必须是有意识地发展的知识——而不是早期本能的知识。

儿童在第十年意象的需要

这种宇宙洞察力以一种我们可以艺术地将它塑造成我们所需要的画面的方式存在于我们体内。当一个人面对宇宙时，看到太阳和月亮决定了所有植物的生长，就会感受到这些活生生的直觉所能产生的灵感；而那个人关于植物的故事与另一个人的故事截然不同，后者吸收和阐述了植物学现代文本的抽象概念。这个概念可以在感受中成长丰富，并在艺术上传达给孩子。

在大约十岁的时候，孩子们已经准备好了老师可以用这个深远的愿景做些什么。如果一个人在活生生的照片中展示了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生存的——它是如何像一个人的头发那样种植的，尽管它的复杂性更高——如果一个人在活生生的地球和生长在这里或那里的植物之间建立了一个活生生的统一体，那么孩子的灵魂就会发生一种扩张。每当我们用这种方式交流植物的性质时，就像给一个一直生活在令人窒息的气氛中的人带来新鲜空气——一个人可以在这种新鲜空气中自由呼吸。灵魂的这种膨胀是这种知识的真正结果——一种真正等于理解宇宙奥秘的任务的知识。

不要说孩子太不成熟，不适合这样的想法。任何一位老师，只要这些想法还活着，并且得到了这一世界观的支持，就会知道如何用孩子们准备好的方式，以他们的整个人都能同意的方式来表达它们。一旦这样的事情被老师内化了，就会有能力用图画来简化它们，无论老师给孩子什么，都必须从这个背景中流动，从而真正建立起孩子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这导致老师将一切自然地转化为活生生的图片，因为很难抽象地解释我所说的植物领域。向儿童传达这一点的唯一方法是用生动的图画展开它，它吸引整个人类，而不仅仅是智力。

你会很快看到孩子们的动画，因为他们掌握了一些图片呈现给

他们的东西。他们不会用一个仅仅来自嘴唇的概念来回答——一个还不能真正形成的概念——但他们会用他们的手臂、手和各种肢体语言来讲述一个故事。儿童将以一种利用整体存在的方式行事；最重要的是，这些行动和信号将揭示儿童的内在经验和他们理解一个主题的困难。获得知识的最好和最高尚的东西是一种感觉，它是困难的，它花费了努力来掌握事物。那些想象自己能到达某物的中心的人——只要是必要的——仅仅通过巧妙的话语，对世界的事物没有敬畏之心，而这种敬畏是造就一个完整而完美的人的一部分——以至于完美在尘世的存在中是可能的。

人类与世界建立正确关系的唯一途径是感受到当他们想要达到事物的真正本质时，他们是多么无助，以及必须如何发挥整个存在。只有当老师与世界有适当的关系时，孩子才能建立一个。教育学一定是活的。它不仅仅涉及自我的应用，它必须从教育的生活环境中开花。当它从教师对自己在宇宙中的生活体验中成长时，它就能做到这一点。

人类作为动物中的音调交响曲

如果我今天早上提到的音乐理解确实教会了老师关于人类星芒体身体的现实，提供了一个本身作为一种美妙的、内在组织的乐器的概念，那么对星芒体身体的这种理解将打开对人类与世界之间整个关系的更广泛的理解。当然，这不能用我要表达的方式传达给孩子们，但它可以用图片呈现。

对自己的星芒体有知识的教师，在音乐形式中向内发声，应该观察人类和世界上存在的各种动物形式。然后，他们就可以理解一种古老的本能智慧所包含的深层意义，它代表着人类是四种生物的结合——三个更低，一个更高：狮子、公牛、鹰和天使。公牛代表了人性最低力量的不平衡发展。想象人类代谢——肢体系统中的力量，在头部和节律系统中没有任何平衡力；换句话说，想象代谢——肢体系统的不平衡和普遍发展。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片面的形态，呈现给我们作为公牛。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种公牛的本性被人类的头组织削弱，它就会发展成类似于人类的东西。如果中央节奏系统是以不平衡的方式发展的——例如，通过腹部系统的收缩或头部系统的发育迟缓——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狮子的本性。

然而，如果头部有机体有一种片面的发展方式，使原本存在于头部内部的力量被推到“羽毛”中，我们就会得到一种鸟类或鹰的本性。如果我们想象能使这三种品质协调为一个统一的力量，可以通过添加天使第四，我们得到了三者的综合——人类。这是呈现这些事物的示意图方式，但它显示了我们与周围动物世界的人类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不仅仅与公牛、鹰和狮子有关，而是与所有尘世的动物形式有关。在每一种动物形态中，我们都能发现人类有机系统之一的不平衡发展。这些东西在古代的本能智慧中是活的。

在后来的时代，仍然有一种传统被自相矛盾地表达出来，因为人们自己不再有这样的愿景，而是创造了对旧观念的智力阐述。在一篇奇怪的文章中，奥肯要求我们假设人类的舌头是以一种片面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它是由头部的力量减弱或调节的，因为舌头服务于胃（不管它与它的空间距离），等等。然而，假设它是片面发展的。如果一个人只是舌头，其余的只是附属物，那么舌头会是什么——墨鱼；舌头是墨鱼！现在，当然，这是一个夸张，但它保留了一些古代的感知转化为现代知性主义。这是胡说八道，但它起源于曾经有深刻意义的东西。作为古代知识基础的灵魂态度可以被重新发现；我们可以重新发现如何把人类想象成地球上存在的所有不同的动物形式，尽管它是分裂的。如果我们把它们集合在一起，使每个人都被其他人协调一致，我们就会得到人类。

因此，当我们通过观察来确定人类与动物王国的关系时，我们发现了星芒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把音乐理解运用到星芒体上。我凝视着人类，凝视着无数的动物形态。就好像我们要演奏一首交响曲，所有的音调在一个美妙、和谐和悠扬的整体中一起发声，在一段时间内，将每一个音调与其他音调分开，并置它们。

当我们观察动物世界时，我们有单一的音调。当我们观察人类星芒体躯体以及它在物理和以太体中构建的东西时，我们就有了交响乐。如果我们超越了对世界的知识观，并有足够的认知自由来上升到艺术知识，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内在的崇敬，充满宗教热情，

为无形的存在——神奇的世界作曲家——首先以各种动物形式排列音调，然后将人类创造为动物本性现象的交响乐。这就是我们作为教师必须在灵魂中承载的东西。如果我以这种方式理解我与世界的关系，在世界创造和世界形成的存在下，一种真正的热情流入我对动物形态的描述中。在我的整个教学中，每一个单词和手势都将充满宗教热情，而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和自然规律。

这样的事情告诉我们，教导和教育不能来自积累的知识，然后应用，而是来自一个活生生的丰富。一位老师带着丰富的知识走进课堂，当他们和孩子打交道时，他们仿佛发现了一个声音，为世界的奥秘在老师面前脉动和流动，仿佛只是一种工具，世界通过它与孩子说话。然后，在教学方法中有一个真正的内在的、活跃的品质，而不仅仅是肤浅的迂腐。热情不能人为地产生，而是像一朵花一样从教师与世界的关系中绽放出来；这是重要的事情。

在我们讨论一种真正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的生存基础时，我们必须说，热情不是由理论上的、抽象的洞察力激发的，而是由对世界的真正洞察力激发的。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接近介于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的孩子时，我们可以引导他们以正确的方式进入青春期。青春期一到，星芒体躯体就开始展现其独立性。以前被“世界音乐”所吸收的东西在它们内部继续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智力现在理解了什么是在图片中发展出来的，什么是由灵魂在内在的音乐，雕塑感和在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的活生生的图片中占有的。人类的智力不会从智力上吸收在智力上强加给它的任何东西；在智力能够接受任何东西之前，它必须首先以不同的方式在个体内部发展。

一个重要的事实随后开始发挥作用。一个人一直拥有的东西是以一种内在的定向方式理解的——这是一种准备和支持青春期的人以健康的方式发展。所有通过图像理解的东西现在都来自内部的井泉。进行智力活动涉及到人类对自我的审视。我现在掌握了我自己的存在，通过我自己。星芒体以其音乐活动与以太体以其塑造活动节奏跳动。在一个健康的人，青春期后，一个和弦在人类内部响起；它导致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当一个人的本性的两个方面有这种一致性时，在青春期之后，这个人第一次真正体验

到了内心的自由，这是因为他第一次理解了仅仅是早期感知的东西。

我们能为一个孩子准备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在生命的正确时刻，通过对自己的理解，体验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一种内在的体验，只有在以这种方式看待人类时才能发展。作为一名教师，我必须说，我不能把自由传递给另一个人——每个人都必须单独体验。然而，我必须在人的内部种植一些东西——一些完好无损的东西，因为我没有碰过它——那个人自己完整的东西被吸引，它可能会沉浸其中。这是我完成的一件很棒的事情。我已经在人类内部教育了必须教育的东西。在每个人身上，我都尊敬神的头，我没有触及那些只有自我才能掌握的东西。我教育人的一切，除了属于自我的东西，然后我等待它掌握我所引用的东西。我不粗暴地处理人类的发育，而是为它的发育准备土壤，这在青春期后就会保持。

如果我在青春期前进行智力教育——如果我提供抽象的概念或现成的、尖锐的观察，而不是生长的、活生生的照片——我就是在侵犯人类，粗暴地处理我的内心。我真正的教育只有当我离开我不动，直到它能掌握我通过教育准备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我和孩子一起期待着有一段时间我说：“在这里，我是在自由中出生的；我只是准备好了场地，以便我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如果我这样教育孩子直到青春期，我会发现我面前有一个人，他可能会说：“当我还不是完全人类的时候，你给了我一些东西，现在它是可能的，使我自己成为完全人类。”换句话说，我受过教育，使人对我说：“你和我一起完成了一件事，我的自由已经被抛弃了。你使我有可能在生命的正确时刻给自己自由。你做了一些事情，使我能够站在你面前，从我的个性中塑造自己，成为一个人，而你却虔诚地没有触及到我的个性。”

这可能永远不会用这么多话来说，但它仍然生活在那些在小学期间接受过适当教育的人身上。

下一堂课将表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样教育和教学才能适应人类青春期后遇到的事情。

GA308 教育的基本要素 第五讲 1924 年4月11日 斯图加特

【内容提要】 教育必须是活生生的。小孩子模仿善良、美丽和聪明。在第一阶段，孩子自然是宗教信仰。在第二阶段，宗教通过形象和对权威的尊重而成为灵魂的品质。青春期后的逻辑。康德，席勒和歌德。老年人对孩子敬畏的影响。需要在身体，灵魂和精神的层面理解人类。

鲜活的教育

在这五次讲座中，我的任务是简要描述华德福教育的一些指导方针。在这里，我没有试图深入了解细节，而是将这种方法的精神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这应该来自于人智学。也许不仅仅是细节，尽管它们可能很重要，但当代人类需要对所有精神生活进行彻底的更新和加强。除了精神物质当然是必要的，所有的精神召唤都需要一种新的热情，这种热情来自于对世界的了解——一种在精神上被接受的世界观。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明白，教师——必须是灵魂艺术家——比任何人都更需要这种热情。也许人们沿着不能导致目标的道路寻求，因为到处都有人继续害怕对精神问题的彻底调查。我们的教育方法的基础是发现一种教学方法——通过阅读人性本身使教育可行的条件；这样的阅读将逐渐揭示人，以便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教育，使我们的教育适应课程和时间表的每一步。

让我们来谈谈我们如何阅读人类的精神。我们已经看到，孩子们自然是完全开放的——以宗教的态度，就像它一样——对他们眼前的人类环境；他们是模仿的人，他们自己通过意志支配的感知来阐述他们从他们的环境中无意识和潜意识地经历的所有事情。儿童的身体本性有一种宗教倾向，从进入世界的那一刻到牙

齿的变化——当然，不是从物质上，而是从整个构成上。灵魂最初是精神，它以自然创造的形式向外揭示自己。人类不会没有先天条件就进入这个世界——他们不仅是从祖先那里获得遗传的身体的力量，而且是从以前的尘世生活中单独获得的力量。因此，他们一开始可能对美与丑，对善与恶，对智慧和愚蠢，对技巧和不熟练同样开放。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围绕儿童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控制我们的思想和感情——以便儿童可能成为模仿善良、真理、美丽和智慧的生物。

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思考时，生命就会流入我们与孩子的互动中；教育显然通过我们与他们的互动而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因此，教育不是我们在孤立的活动中工作的东西，而是活着的东西。**只有当教育与儿童一起生活，而不是强迫儿童接受教育时，儿童才能以正确的方式成长到成年。**

道德与儿童的自然宗教情感

我们在孩子身上所受的教育是非常自然的，以牧师的方式——真正的宗教奉献——我们现在必须能够在生命的第二阶段，从牙齿的变化到青春期之间，在更高的灵魂层面上重新觉醒。我们通过将我们所带来的一切形象化，通过将教育转化为一种艺术活动来做到这一点；然而，这是一种真正主观和客观的人类活动。我们教育孩子，使他们通过他们与老师的关系，他们在美学上致力于美，并内化形象。

现在变得至关重要的是，在宗教因素的替代下，对世界产生自然的艺术反应。这种自然的艺术人类态度（不能与对待“艺术是一种奢侈品”混为一谈，“艺术是我们文明的一部分”）包括了现在将被视为与世界的道德关系。

当正确理解后，我们意识到，通过给他们规则，在孩子的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我们不会得到任何东西，在改变牙齿之前，

道德化不会让我们和孩子在一起；道德化在孩子生命的第一阶段是孩子的灵魂所无法接触的。在那个时代，只有我们行动的道德才能获得——也就是说，孩子们看到的道德要素表现在他们周围的行动、手势、思想和感情中。即使在第二个生命期——从牙齿的变化到青春期——道德准则也不会让我们与孩子亲近。儿童与道德命令中包含的内容没有内在的关系。对他们来说，它们只是空洞的声音。

我们只有把儿童置于自然权威的环境中，才能在生命的这一阶段接近他们。那些还不能抽象地理解美、真、善等的孩子可能会通过一种感觉来发展这种冲动，那就是老师充当善、真、美的化身。当我们正确地理解孩子时，我们就会明白，他们对于智慧，美，善的启示，没有获得任何抽象的，智力的理解。

然而，孩子们从老师的手势中看到了什么，他们听到了老师的话是如何表达的。孩子所呼唤的是老师——没有说出来——真理、美丽和善良，就像在心里揭示的那样。一定是这样。

当一个老师对应孩子这个年龄需要什么时，两件事在孩子身上逐渐成长。第一是道德境界中的一种内在的愉悦和不快的美感。当我们的整个人格证明了它时，善良会让孩子们高兴。我们必须计划教育，以便在善中获得愉悦的自然需要可以发展，同样，在恶中的不愉悦也得到发展。孩子如何提问呢？孩子们不会用语言在理智上问问题，而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我可以这样做吗？”或者，“我可以这样做吗？”他们会回答，“是的，你可以，”如果老师这样做的话。“我应该不做这件事吗？”“是的，因为我的老师表明它可能没有完成。”

这就是孩子们通过老师来体验世界的方式——世界是善良还是邪恶，是美丽还是丑陋，是真理还是谎言。这种与教师的关系——儿童与教师之间隐藏力量的活动——是教学方法最重要的方面；教育中的生命条件包含在这方面。这就是道德上的快乐和不道德中的不快乐应该在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发展。然而，在这种日益增长的道德感的背景下，一些东西出现了。最初在儿童生命的第一阶段自然存在的东西，作为对环境的一种宗教投降，在这种道德发展中以不同的形式复活；而且，如果教师的灵

魂力量与之相等，那么很容易把在善中产生的快乐和在恶中产生的不快与在自然的表现中作为灵魂流动的东西联系起来。首先，一个孩子自然地向自然本身投降；由于环境中的道德要素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一个道德姿态被感觉、模仿和成为孩子存在的一部分。但当我们展现孩子对美好事物的愉悦感时，这种宗教和自然的态度就会转化为一种灵魂品质。

现在想想这意味着什么。直到牙齿的变化，通过完全无意识的过程的魔力，我们允许孩子的宗教态度通过纯粹的模仿自然地发展；因此，我们在我们还不能触及内在自由个性的力量的同时，研磨宗教元素。我们通过自然来教育，不干扰灵魂和精神。当我们接近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的灵魂元素——因为我们必须接近它——我们不强迫宗教感觉，而是唤醒孩子，从而唤起人类中的我。

这样，我们就已经是自由的实践哲学家了，因为我们没有说：你必须相信这或精神的信仰；相反，我们唤醒了人类与生俱来的信仰。我们成为觉醒者，而不是儿童灵魂的填充者。这构成了我们必须对神赐给世界上所有生物的真正崇敬，我们尤其要对人类负责。因此，我们看到了我是如何在人类中产生的，以及道德上的快乐和不快是如何假定宗教品质的。

教师学会观察最初是纯粹的宗教方面，因为它努力在灵魂中转化，通过他们的语言，体现了一些东西，成为一个令人愉快的形象，善良，美丽和真理。这个孩子抓住了成年人的话中的一些东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在这方面仍然很活跃，但他们的方法不再只吸引模仿，而是吸引模仿背后存在的东西。它不再刺激外在的身体自然，而是灵魂元素。宗教氛围渗透着道德的愉悦和不快。

青春期后的智力

一旦孩子进入青春期，智力就会以自己的方式活跃起来。正因如此，我提出，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使人类达到他们自己发现他们必须理解的程度——从他们自己的内在出发，最初被赋予

自发的模仿，然后作为艺术的、富有想象力的活动。因此，即使在后期，我们也不应该把事情强加给人，这样就不会有任意的、合乎逻辑的强迫感。

这无疑是德国精神生活发展的一个伟大时刻，特别是在道德经验方面，席勒反对康德的道德观念。当康德说：“责任，你崇高而强大的名字——你谁没有诱惑，但要求严格服从，”席勒反对它。他反对这种责任概念，这种概念不允许道德产生于善的意志，而只允许道德产生于服从。席勒在回答康德的责任概念时，用了一句名言：“我愿意为我的朋友服务，但不幸的是，我从倾向上为他服务；唉，我因此缺乏德行！”

事实上，道德生活作为一个整体，只有当责任成为一种深深的人类倾向时，才会从人性中产生，用歌德的话说，当它变成“责任——即人们喜欢他们告诉自己做的事情的地方。”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道德被康德的影响净化，并通过席勒和歌德再次成为人类。

当时从德国精神生活中得到的东西却沉浸在十九世纪的唯物主义中，就像今天一样。文明中出现了一些东西，因为我们忘记了道德领域中这种强大的行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把人类从其中唤醒。人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和道德的人的这种康复是那些必须教书和教育的人的特殊任务。在这种意识中，活生生的教育的冲动就会产生。我们可以说，德国精神生活的阳光在席勒和歌德的道德领域应该照耀下来，特别是在那些现在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行动中，他们了解自己时代的任务，并寻求通过教育发展人类与自己和时代文明的真正需要的真正人类关系。这次教育会议的任务是讨论教育在人的个性和时代文化方面的地位。只有当我们能够通过歌德和席勒这样伟大而光辉的精神，满怀感激地思考进入中欧演变的冲动时，我们才能完成这项任务。当我们试图了解我们在世界上的真实情况时，这不仅是为了发展一种批判性的意识，而且首先是对我们面前的人类已经取得的成就的感激。

当然，人们可以说，自我教育应该只指人们给自己的教育。然而，所有的教育都是自我教育，不仅在这种主观意义上，而且在客观意义上——换句话说，教育另一个人的自我。教育(Erziehen)

意味着“画出来”，它与“画”(Ziehen)有关)。我们所引用的东西的本质是没有被触及的。我们不会为了把石头从水里拉出来而砸碎它。教育并不要求我们以任何方式伤害或压倒那些已经进入世界的人；相反，我们必须引导他们特别经历整个人类所达到的文化阶段，当它从神圣精神世界下降到感官的世界时。所有这些想法，感觉和经验，都是教学方法的一部分。我们这个时代，最不了解教育状况的人是那些没有这种想法的人。

在道德领域中，我们允许在善中快乐，在恶中不快乐；我们允许宗教元素，最初在孩子身上是自然的，在灵魂中觉醒。然而，在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种子和基础的发展——已经存在的东西——在青春期后成为自由理解。我们准备自由了解包括宗教和道德领域在内的世界。当一个人能够认识到快乐和不快是如何经历的，作为感觉的整个生命的渗透，作为善恶的道德品质在第二个生命周期。

然后冲动就产生了：让你高兴的好事——这就是你必须做的！令你不快的是，你不能这样做。这一道德原则产生于人类我已经存在的东西，对世界的宗教奉献产生于精神，精神在第一时期是一种自然的东西，在第二时期是一种灵魂的东西。宗教意识——并将适用于宗教冲动——成为某种东西，使人类能够像上帝在其中一样行动。这成为“自我”的表达，而不是外部强加的东西。在青春期之后，如果孩子是按照对人类的真正理解发展起来的，一切似乎都是从人性本身产生的。

正如我已经建议的那样，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在从出生到死亡的尘世朝圣中考虑整个人类。可以很容易地说，一个人将通过使用简单地观察孩子的原则开始教育。今天，人们从外部和实验上观察孩子，从他们在孩子身上感知到的东西中，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分辨出教学的方法。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位不受控制的霍乱气质导致愤怒行为的老师播下了一颗种子，它将继续隐藏，并在后来发展为痛风、风湿病和整个生物体的疾病。

就是在许多其他关系中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记住整个人类的尘世生命。当我们关注某一特定生命时期的事件时，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有些人把自己限制在一种通常被称为“视觉指令”的琐碎中。”他们坚定地支持这条规则——尽管这条规则很明显是愚蠢的——孩子们应该被展示给他们所能理解的东西，他们陷入了荒谬的境地，可能会让一个人发疯。这一原则必须被这一更深层次的原则所取代，这一原则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一个人在四十岁时突然实现时，它对一个人的活力意味着什么：我第一次能理解那个受人尊敬的权威的思想和更早的成就。我吸收了它，因为对我来说，那个人体现了真理、善良和美丽。现在我有机会从那些日子里我听到的深处吸取教训。

当事物以这种方式重新焕发活力时，就会对以后的生活产生无限的复兴和振兴作用。如果老师不能保证在深处有某种东西以后才会被理解，那么人类在以后就会被剥夺所有这些。世界变得空虚和贫瘠，除非某些东西能从人性的本质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出现——这种东西渗透着灵魂和精神的外部感知。因此，当我们以这种方式进行教育时，我们给了人类充分的自由和生命的活力。

教育中的唯物主义和精神

在这一点上，让我提到一些我经常提到的事情。一个真正的老师必须时刻关注人类的生命。例如，一位教师必须能够看到许多老年人身上存在的美妙元素，他们的存在带来了一种祝福，而没有太多的话；一种祝福包含在每一个手势中。这是许多站在死亡门槛上的人的一个特点。从哪里来的？这些人有这种品质，因为在童年时期，他们自然地养成了奉献精神。这样的崇敬和奉献在童年以后成为祝福的能力。我们可以说，在尘世的生命结束时，如果人们在童年时没有学会在祈祷中折叠它们，他们就不能伸出他们的手来祝福。当一个人变老并接近死亡的门槛时，祝福的能力来源于用虔诚的、童年的奉献折叠双手祈祷。当一个人在尘世生活中走得更远时，作为孩子的种子所能看到的一切都会发展成善果或恶果。而这也是我们必须不断思考的问题，才能发展出一种真正的教育教学方法。

因此，至少在粗略的轮廓中，我们有了一个基础，试图通过华

德福学校在教育中带到教育中。这一教育会议应该阐明以这种方式尝试和实践了几年。它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被阐明，我们已经展示了学生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然而，在这方面，还有许多事情有待证明和讨论。

在今天的讲座开始时，我得到了来自双方的爱的话语，对此我衷心感谢；毕竟，如果没有人通过奉献和自我牺牲来实现这些冲动，那么无论冲动多么美丽，都能做些什么呢？因此，我感谢华德福的老师，他们试图实践在教育中这种更新的基础。我也向今天的年轻人表示感谢，他们通过自己的教育经历，了解了华尔道夫教育的真正目的。如果年轻人对华德福教育的热情将他们的信息传递给我们的文明和文化，我们将感到非常高兴。

我相信，当我用感恩的话语回应那些如此慈爱的人时，我是在为你们所有人心说话，因为教育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需要能够实现这些目标的人。画家或雕塑家可以在孤独中工作，说即使人们看不到作品，上帝也会这样做。然而，当一个教师为尘世的存在而执行精神上的行动时，只有在与那些帮助在感官的身体的领域中实现这些活动的人交流中，才能期望这些活动的实现。

作为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这种冲动必须生活在我们的意识中，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因此，当我们结束这些讲座时——这场讲座一定是最后一场，因为我在其他地方被需要，不能留在斯图加特——让我指出一些事情。基于人智学，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世界观强加于人——基于人智学，因为它在身体、灵魂和精神上提供了对人类的真正知识——让我最后说，这种教育以最实际的方式为我们现代文明的最深层需求和条件服务。只有当中欧人民的行动和思想产生于这种冲动时，他们才能对未来抱有希望。

我们最强烈的痛苦是什么？通过试图描述我们的教育，我不得不一再指出，我们以虔诚的敬畏，在我之存在被神圣的力量放置在世界上之前，帮助发展我。人的自我体不是真正的理解，除非它在精神上被理解；当它只在物质上被理解时，它就被否定了。主要是人的自我，因为我们当代的唯物主义生活，因为无知，因为人类的自我的错误概念而受苦。

这主要是因为，当我们对物质的感知和对物质的活动进行锤击时，精神就被粉碎了，而伴随着它的是人的自我体。

如果我们将知识施加限制，就像常见的那样，说我们不能进入精神领域，这将意味着我们不能进入人类领域。限制知识意味着我们把人类从世界上移走，就知识而言。如果一个灵魂被物质主义的概念所淘汰，它怎么能被教育呢？灵魂的消除是我们刚刚经历过的那种唯物主义的特征，它仍然贯穿于人类的活动中。

在更现代的物质主义态度中发生了什么？正如我所说，这种态度从不同的角度是合理的，因为它必须在某一时刻进入人类进化，但现在它必须消失。在表达这种态度时，我们可以说，人类已经放弃了自我，——将它与物质联系起来。然而，因此，真正的生活教学方法，教育的现实生活已经冻结；只有外部技术才能在受物质束缚的文明中生存。但是，物质压迫着人们。物质限制了每个人在身体的性质，每个人因此或多或少地在灵魂中变得孤立。除非我们在精神上找到其他人类存在，否则我们就会成为孤立的灵魂，因为人类实际上不能在身体中找到。

因此，我们的文明的唯物主义观点产生了一个相互通过的时代，因为他们的感知都与身体自然有关。人们出于理智而呼吁社会生活，同时在他们的感情中形成了对彼此的社会冷漠和缺乏相互理解。在个体身体中被孤立的灵魂彼此通过，而唤醒内在精神以发现精神本身的灵魂也发现自己，作为人类，与其他人类交流。真正的社区只有在人们找到精神时才会从现在的混乱中绽放——当他们在精神中生活在一起时，他们才会找到对方。

今天的年轻人最大的渴望是发现人类存在。青年运动就是从这一呐喊中来的。几天前，当这里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时，人们意识到，只有在找到精神时才能找到人；如果失去了精神，我们就失去了彼此。

昨晚，我试图展示我们如何找到世界的知识——人类如何生活在地球上的身体、灵魂和精神可以从这些知识中发展出来。我试图展示一种世界观如何发展成一种宇宙的体验，太阳和月亮可

以在地球上生长和繁荣的一切事物中看到。当我们教育具有这种背景的年轻人时，我们将适当地发展不朽的经验，神圣的，永恒的宗教元素在成长中的孩子，我们植入儿童是一个不朽的方面，注定要进一步进步，我们必须在精神上通过死亡之门。

教育的这个特殊方面不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教育和人类的关系，以及文化，是我们首先要看的。然而，我们可以肯定一件事：如果人们在地球上受到适当的教育，那么天堂的人也会受到适当的教育，因为天堂的人生活在地球上。当我们正确地教育地球存在时，我们也通过我们在出生和死亡之间取得的微小进展来促进天堂存在的真正发展。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认识到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在真正意义上促进了一种普遍的知识——一种了解人类在伟大的精神宇宙中合作的必要性的知识，这也在感官领域中得到了揭示。

真正的教育认识到人类存有是建设人类的同事。这就是我昨天所说的，当我描述生命观时，我说的必须构成所有教学和教育的背景。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个片面的主题。说我们可以通过思想和概念来理解世界是不真实的。说世界可以单独通过感觉来理解，这同样是错误的。它必须通过思想和感觉以及意志来理解；只有当神圣的精神降到意志中时，人类才会理解世界。人类也将被理解，不是通过一个方面，而是通过整个存在。我们需要一种世界观，不仅是为了智力，也是为了整个人类——为了人类的思维、感觉和意愿——一个在人体、灵魂和精神中发现世界的概念。

只有那些在人类中重新发现世界，在人类中看到世界的人，才能对世界有一个真正的概念；因为，正如可见的世界反映在眼睛中一样，整个人类作为精神、灵魂和身体的眼睛存在，反映了整个宇宙。这种反思不能从外部看到；它必须从内部经历。那么，它不仅仅是一个外表，就像一个普通的镜像；它是一个内在的现实。因此，在教育过程中，世界变成了人，人类在自我中发现了世界。

在教育中这样工作，我们认为，如果人类的所有经验都与物质联系在一起，人类就会被破坏，因为，当他们否认自己的存在时，灵魂不会彼此找到，而是失去了自己。当我们转向精神时，我们会发现其他人类存在。社团，在真正意义上的词，必须通过精神建立。人类必须在精神上找到自己，然后才能与他人团结起来。

如果世界要从人类的行动中创造出来，那么世界就必须在人类身上看到。

最后，请允许我在与你讲话时表达我的想法。我在这里所说的是为了在当前的个人和文化生活中考虑教育问题。现在，最后，让我用其他的话说，包括我想说的一切。

把自己花在物质上，
就是把灵魂磨碎。
在精神中找到自己
就是联结人类存在。
在全人中看到
自己就是构建世界。

